

武寧縣志卷之三十四

武寧縣知縣滇南李

藝文記

宋

武寧浮橋記

學士程瑛休寧人

嘉定十年夏四月大理評事知武寧趙君遺書予曰某蒞事再期行且代去縣南之水行六百里滙彭蠡以入於海舊有浮梁人跡所集廢不治者今七年邑人屢請而力未能然不敢一日忘也銖節粒稽日累月積迺度財授工凡爲梁舟五十二藉版八十四丈冶鉄纜二千尺有奇始仲春休孟夏行者便負者安而不知其費若干工若干咸曰其析木天津乎抑精衛填海乎吾民不知也雖然橋成易也然不保其不壞



壞而修修而久而又壞又修吾置田八十八畝營室十有一楹課其所入爲修具所以望於後之人者無窮也子其爲我記之使來者有攷焉予方困於埃壒未暇也適同年倪君瑀過曰吾將爲縣也子嘗治劇矣其何以贈我予曰得非代趙君乎倪曰然予曰趙君方以記橋見屬請因附一言可乎倪莞爾笑曰趙君明敏有守豪宗辟易監司郡守皆賢其政而予繼之懼弗能也予曰不然今日吏道之難莫難於治邑然奉法而循理鉅強而擁釋則治之之道也得其道斯易矣且子之才雋而敏子之志宏而平民之望子與夫監司郡守之待子決不異於趙君也異時以餘力而眎其橋俾勿壞皆子所優爲者趙君得其代矣寧止爲此邦喜耶予又竊聞之古之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道路之不通是亦可矣而智又生焉於是而有橋故津梁道路皆古人爲政之經徒杠輿梁月有定令今之爲政者唯急賦租簿書而以是爲不急先王之政荒矣而况如孟氏有志於援天下之溺其不以爲迂者乎雖然民宅生於令令亦宅生於守耳寬則令可以及民急則欲措而無所世之不因寬而立不因急而弛者幾何人哉吾故因是橋之建而竊有感焉亦惟君推是惠而大之將不止一橋可書而已也是年五月十日記

盧侍郎廟記

楊三益 邑人

武寧涉修江而南十里有神祠焉蓋五代江南李氏守邊之臣盧侯儔之廟也侯武寧人也受正議大夫知制誥兵部侍郎當五代時李氏有吳馬氏有楚而武寧地乃吳楚犬牙相入處兩氏疆場一彼一此各置屯戍以自守侯爲李氏守國

西陲始招流民興水利闢曠土以爲田而耕之資以贍軍禦敵故武寧多侯之所興按其遺跡南自嚴陽龍湫合茗州之水道之北入修江者派而爲三其東翳爲麻翁陂入磨源以達官堰下村其中自大洋過小沙田以達於百丁龍潭其西自社木陂醜於程陂沙傍櫟林以及黃岡瓦窰窟楊浦陂堰溝澮大小無慮百數溉田萬餘頃轉磨磴數十區由五代至今二百餘年民蒙其利乃俎豆之光其祠廟而以其子配水旱疾癘有禱必應焉昔先王之典有功於民則祀之侯於武寧可謂有功矣然事獨不列於史氏余觀五代干戈之際一時君臣相與爭戰而至於殺人盈城盈野何可勝數求其能爲斯民興養生之利而澤被後世千百不一見焉始終五十年間其爲君而以均田爲王政之始者惟一周世宗爲臣而知阜民豐財以實倉庫者惟一王樸然其所植立猶不足稱賢於當世李以區吳偷息一方而交兵鄰國如查文徽之取關邊鎬之破楚皆以智爭力奪而計勝之侯於此時獨以民庸爲先務闕然若不快人意宜湯悅龔穎之流之所不書也及藝祖受禪天下四方僭叛之國次第削平昔之以智力相雄者泯滅無聞而侯之功民到於今猶思之自建祠以來行祠離館幾遍艾邑之境豈非公論之在人心終不泯乎廟東百步有院曰延慶侯爲李氏祈福所建命僧妙隆者居之且施田以給其徒院故有祠今祠居院西邊故俗號曰西殿主僧師業欲立碑記侯之功久矣里人周友松來謁予記許作未就久之友人周友賢又謂予曰侯有功於世不可不記余旣嘉侯生能利民而其沒也能惠澤於無窮廟而祀之實合

先王之法故爲之敘其巔末俾刻名於祠下以慰鄉民之思且以答侯之貺云

按盧氏譜文載嘉定十二年武寧進士嚴檜學諭胡玠等呈稱尚書盧儔字世美四都人爲南唐李氏守邊之將屯兵武寧南岸望城岡興水利灌田畝至今民賴其賜沒後立廟南鄉四十三都凡旱澇疾疫禱之輒應岳州教授楊三益撰有廟記尙書生死有功武寧請立廟號嘉定十四年敕賜英顯廟又據盧譜世系云儔自范陽遷武寧敕封兵部尚書生子絳舊志以廟屬唐將軍絳者固誤卽楊記以儔爲武寧人亦不確儔之屯田戍軍在武寧南唐旣覆遂家於此自可信者楊君之云或亦因其訛傳附會而姑循之也但南唐盧絳歷沿江軍馬監押嘗敗吳越兵於海門且拒宋師見於傳甚著又有白衣婦人軼事載在南昌縣志絳爲南昌人而武寧盧絳又稱南唐將軍似難稽實大抵姓名相同時地不一世遠事湮傳記互異無可徵信特武寧之絳舊志碑譜記載詳明其源流實有足據耳

岳忠武王像記

邑令張子仁

嘉定癸未秋初筮仕豫寧謁祀諸廟環視繪堵間有魁然其容端坐於上者駭而問焉祝曰是忠武岳王遺像也肅然禮拜徘徊久之不數日巡行村落見寧邑環萬山中田壤狹隘而生齒極繁喜問故老咸舉手加額曰昔在紹興初有叛將李姓者巢穴我井里溪壑我蓋藏邱墟我室廬膏血我骨月勢方危若累卵王提師由郢來歷境三十里澗水暴漲叛衆方需渡謂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由是不鳴一桴不施一

武寧縣志 卷三十一
鏃而解一邑倒懸於指顧間吾祖若宗得以休息孳養而有今日者王之方也言既涕零如雨余亦感慨悲且泣將與吾民別新其廟不果及滿秩受代復走羣祀歎謝東歸追憶故老傳述欲記諸壁且爲之說曰王秉忠義以生抱憤鬱而死天乎豐其才矣使不啻其用雖有九廟之耻立談可雪何有於一邑之難雖河北三百州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尙守江南數十道之疆域哉竊謂王之心日之丽天也茲邑所觀容光之照耳王之澤水之行地也茲邑所被始達之泉耳雖區區廟祀不足以享王而食其福者若非此無以厭其心則邦人繪象之意其亦有不能自己者與父老聞吾言皆曰然願相與大書深刻之丙戌歲建安張子仁記

湧翠亭記

白玉蟾

見仙釋

神霄散吏攜琴過富川道經武城雙鳧凌烟一龍披月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呼顧天而大嘯因曰環武城者皆山也蒼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樹古澗生風削壁數層斷崖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鶴婉然如入天之龍者柳山也白蘋紅蓼紫竹蒼莎魚浮碧浪鷗臥素月琉璃萬頃舳舻千梭窈然如霞姬之帔湛然如湘娥之縠者修江也山之下而江江之上而亭亭曰湧翠蓋取東坡山爲翠浪湧之意也觀其風物披其景象飛暈際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鏡烟柳雲樹高低如幕綠窓漏蟾朱簷咬雨華椽躍鳳鱗瓦鋪鴛四榻無塵一間如畫玉欄截勝銀海凝清鷗鷺不驚龜魚自樂亭外物也適其酒量任其詩懷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柳眼露浥桃腮黃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嬌紅宜其春也碧荷鑄

錢綠陰纒絲龍孫脫壳鳩婦喚晴雨釀黃梅日蒸綠李宜其
夏也槐陰未斷鴈信初來秋英無言曉露欲結蓐收避席青
女辦粧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石骨蒼寒
千崖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至於朝陽東杲萬山青紅夕
鳥南飛羣木紫翠桐花落盡柏子燒殘閑中日長靜裏天大
漁舟唱晚牧笛驚霞有時而琴胸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時而
棋剝啄玉聲縱橫星點有時而書春蛇入草暮鴈歸蘆有時
而畫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此幽景收入酒生涯
擁歸詩世界蓋有得於斯亭而不知其身世矣時名公鉅儒
鱗局壘副騷梭如櫛峻韵如霜前者唱後者和長篇今短篇
古亦莫能窮其趣也第見山光浩蕩江勢澎湃螢燈萬點禽
簧一聲飛青舞碧凝紫流蒼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
綠蕪漲岸菰蒲蕭瑟舟楫往來一日桐城譚元振上清黃日
新與予抱琴憇於亭上風吹鶴袂人訝水仙縈薄數篇醪醕
幾盞援筆不思聊述山水風月之滋味以爲之記亭之主人
曰然予觴咏明月中追思世事如電沫人生如雲萍蓬萊在
何處黃鶴杳不來抱琴攬劍因而起舞於亭之上嘉定戊寅
記

玉清萬壽宮記

待制楊恢

豫章之西地號修水邑爲武寧最山川勝處西北爲尤勝幕
阜九宮綿亘二山秀出雲表蓋吳楚相入處也九宮故瑞慶
宮由東而下九十里曰鍾鼎山上圓銳下廣倨尊壯盤鬱名
與實對靈巖翠瀑中有平疇可菽可秔躡屐者相傳爲小洞
天往時道士趙道昌與其徒結茅種藥經今百年或蟬蛻而

仙或採芝而隱丹田寶鼎易寒暑不變而深得吐納之妙者
紹興間庵名冲和僅僅戶賦登載版籍粵有瑞慶宮道士余
大猗去郢之京山萬歲觀嘉熙丙申戎馬侵軼觀燬於兵脫
身干戈抱御書艱達於修水大猗之居里里人嘉其誼相與
謀曰蕞爾冲和繼者弗臧正虞圯敗不足以副鄉邑祈禱則
御書宜與此山發幽光彼星冠羽衣去鋒警嗜嚇而卽林壑
之安亦此山之緣也大猗以此爲冲和畱與仆植僵神人歡
附則喟然曰奠枕於斯不啻足矣宸章奎畫鬱藏山藪顧未
有以表崇敬之實或謂武寧舊有玉清萬壽宮廢隳已久祇
存空名以御書故揭玉清易冲和於事稱博諷羣言厥議允
合值連帥尚書吳公兼漕事邑令從民以請臺府亦弗之違
夫玉清無故址無阡陌所存唯宜和間敕宜道士朱德英任
持之文猶爲好事者寶之山川炳靈弗能終秘予頃由西郢
出峽顧巫陽山川竊自以爲勝隨牒東南歷沅湘闕吳越在
在登臨幻若天巧乃知山川絕佳處百巫峽不啻也戊戌朝
廷命開藩南服因得分漁樵半席於水天一色之境己亥蒙
恩畀竊聞與道家者流談黃老修真之術道士桂希卜瑤前
致其師大猗以請曰由郢而來囊鉢無有唯先朝環墨與俱
今移玉清以稱安奉非視此夸也昔先帝親灑宸翰大書
特書長森萬歲之觀并尙方所製錦旛六首用此隆賜狼烟
赫烈竭蹶以奔不爾已爲劫火空矣願求記文紀顛末以詔
於後也因論之曰御書弗厄於郢之兵燹大猗之敬君也玉
清久廢而不湮山川之靈有待也冲和由庵而宮昔陋今侈
學道得仙者由此顯也夫物之廢興有時人之植立有待偶

然機會之相遭而卒至於相成若有定數符券者此其欲書傳歟大猷從老子教能不忘夫君已而又能慰其親於耄年溫清之際敬其師黃元瑞如其親焉可謂賢也希程汲汲求不負其師之志是亦賢於其徒者予故書玉清之篇併敘其事俾刻諸石大猷由郢復德安焚修任劇誥賜宏教大師旌其勞也時淳祐改元歲次辛丑十一月望日記

柳貞公祠記

章鑑

此唐柳貞公讀書之所也山以公讀書遂姓其姓地以人重也後人卽其地以祠之所以明其敬且示勸或曰山顛水涯矻矻窮年者多能以姓著者鮮姓著矣能與地俱著者鮮姓與地俱著矣能使千百世而下起敬起慕者鮮公之讀書果有以異於人乎余曰不然衣冠而士者皆讀書者也往往名不副實行不勝文巧者鈎爵位僞者盜時名懷奸挾智者壘於誤天下後世遂使世之好事者例以書生而不適用然則豈書之罪哉不知所以讀書者之罪也居則忝其鄉仕則羞其國視公之於此山其輕重何如哉方公十餘歲有妖巫誦以生死弗爲動曰去聖教而從異術吾有速死爾其爲學識力已於童穉時見之旣第進士歷衢州司馬遽棄官去隱此山讀書公豈自潔其身者歟抑隱居以求其志與否則從政而後學與公之出處固衆人所不識也聘幣可卻而御史之召則聞王命而不敢辭愛子可捐而相印之追則憤逆命而不肯屈王衍誤天下殷浩誤中軍則直辭正色足以折大臣授任之輕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則高見卓識足以破番戎講和之詐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則剛風勁節足以奪當朝

恃勢固寵者之氣祿仕游更而家無一塵之土位望逾峻而宅無一畝之宮卽其所行占其所學則向也公之讀書此山口耳云乎哉公家於汝仕於衢於此山非有里社之舊又平日轍跡所不到其委官而來獨眷眷焉不復他適山何以得此於公哉山爲豫章鉅鎮卓然崛起萬山間其端重類君子其秀雅類學士大夫其幽閒靜深類隱者其翠峯巉絕類奇傑特立之士修水如帶遶其趾諸峯四面環匝如翼如挹距山之巔可百丈有巖巖有二室檻械之跡儼然泉流巖竇清可燭毛髮巖而下不數百丈則公讀書所也舊有祠室其旁石井一號貞公井山以姓井以謚山何以得此於公哉里人陳氏世居山之下族多讀書者高山景行所以致其惓惓者先後靡二志初祠厄於紹興劫燼柳隱君功顯一新之且闢講肄之所曰柳山書堂若曰此山公讀書所也以公讀書此山而祠矣於是聘望儒合宗戚閭里之子弟相砥礪其間相去數百載使後學聞風而興者公之賜也又不獨此山蒙被而已開慶兵變祠復燬已而水囓故址松谷君撫然念祠事不可廢亟倚巖誅茆綿蕪以寓其敬然弗稱也繼卽公讀書之地而改築之大建祠宇中爲講堂室廬門廡亦旣具備祠以春秋仲丁所以崇先哲成志也又以林谷幽閒有祠矣不可無守有守矣不可無固守者之志適瑞慶羽士余惟鈴來任守事乃於祠之偏營數椽以棲其徒觀曰眞慶奉武當神也里民之所禱者從之與公之祠截然有別而不紊亦曰彼有以自立則吾之所資以守者爲可久而祠庶無恙矣噫公於此山一何厚而松谷於公亦何勤哉旣落成則述建祠本

末廼載公行槩大事求爲之記余因念見時聞先生長者言
山以公讀書得名深雅慕之年十五隨舉子後舟行遠望一
峰玉立雲表間則柳山也亟欲窮山之奇觀訪公之遺蹟若
有繫其足者今老矣尙嗇一往抑今之居於斯者猶昔之寓
於斯者寓於斯者若而人則居於斯者可不若而人耶此祠
之所以建也祠於斯必學於斯而祠不徒建也此前乎柳隱
後乎松谷之所以切切也此後之人當家傳世守而不替焉
可也雖然祠非儀文之末書非言語文字之贅拜其祠讀其
書是又在家傳世守者躬體而實踐之也松谷字時章鄉以
善士稱柳隱其父云德祐改元中秋節記

元

三山堂記

邢以忠邑人

延祐甲寅予旣爲雲蓋山龍興庵作記王惠聰踵而請曰惠
聰去此山三里而近其師同其事同敢請願牽聯得書予曰
予與子業殊而行異儒者而言釋一之爲甚可再乎惠聰請
不置予曰某有聞焉一佛出世各坐一葉各闡一法子之燃
燈之爲法也不崇旃檀不侈貌像不欵伊蒲桑林饌一切莊
嚴爲佛事者盡辟之唯以寂簡無欲法門優婁塞教禮佛名
故高制諸魔獨貴也今子之言曰吾堂營於劉久大廓於思
齊始於庚申燬而重構殿以崇佛堂以居神東西步欄內外
重關雲臺對峙井亭外翼淨几華屋金碧爭輝迄於丙申三
十七年而後成二公歸寂舒惠隆王惠聰王仁福繼之又各
置其飾山林田園增廣以生以育而無不足焉苟美矣吾懼
其經營愈勞而本心愈蝕設飾愈事而精神愈荒其與而師

寂簡無欲之旨不亦遠乎惠聰無以答則曰堂之設上以祝
聖壽下以應祈禱固不得不若是謀也予亦無以詰則語之
曰斯亦仁之事也子之師苟謂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摩
頂放踵爲之則過矣吾欲子以分殊之事而不可得也則亦
姑以寂簡無欲者明子而已雖然子而能一爾心息爾形以
致靈於佛祝天道之久長相人生之壽康則亦志於仁者也
誠使驅厲鬼於山右禳秬稻於四郊韓柳嘗欲之誰獨不欲
乎且雲石先生爲之書其門矣雲石佛者也他日倘從容請
焉以廣其說其庶幾乎惠聰曰請筆之以昭示後世紀其源
流派遠燈以世傳捐地與佛者劉文舉劉思賢前後凡六畝
延祐六年良月望日記

武寧縣儒學記

范 梈

見流寓

武寧爲隆興西南壯邑山刻而水駛故其民多秀拔以學行
著於代者不乏人國朝嘗設寧州以隸之而兼分寧縣後又
以分寧爲州而武寧仍爲龍興屬縣學宮據修水之上直縣
解東南始縣隸州而學隨州州廢而復隨縣棟宇檁桷歷載
既久風摧雨泄坐漏日星於祀事至不嚴也居者弗寧過者
弗念凡如此者匪制於用則拘於謀一二有志者起而爲之
亦何事之不立哉至治二年夏余被檄過焉謁先聖廟庭退
而縱觀升堂獻歛坐甫定文學掾夏侯士璋作而曰余幸叨
茲掾而不幸學計單薄乃有廢弊不能興補若茲所觀者敢
以爲告余用喜曰斯非所謂有志而無拘制者與以語縣長
令皆曰是吾職也時有沒入官舫廿餘艘白諸憲司畀之於
是凡儒與有力者走趨相事將興廢會有土功之令踰年禁

弛土璋云焦大有繼之而後令之來者益勤而無懈至治三年二月經始泰定元年十月訖工禮殿門廡講堂書閣巋然一新祀事嚴矣余又適至學者據本末請記於石余嘉夫文學掾之有志令之能思其職也學校所以明人倫聖人人倫之至而今而後邑之士子有游有居是養是教思先王之道志所至而學亦至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狂作聖矣是其成也將不有如今日之興廢補弊者乎願因諸君之善以爲士子規且以見君子之於天下苟有志無所不立也前令李洪濤後令呂天倪始終是役者臨縣史刺馬丹後三年四月朔記

周氏世德祠記

劉鼎廬陵人

古者營室立祠爲先春秋之祀嚴繼述之義重亦必有盛德灌注田田相承而後康弗於無窮其間隆殺遠近不可以力而蕪推之古而質之今能十數世浸昌浸熾以大其廟食者蓋亦難矣周氏爲豫章甲族至耐軒公諱天驥者由神童科明春秋試宏詞十五歲爲太和主簿授滁州司戶叅軍荆淮得其要領汰其煩碎省官租數十萬石復立義田以通窮乏黎民戴德不煩兵而順者八邑遷吉州守政梧饒總管有績加授兩浙都督江西宣撫使中書叅政佩金虎符卒贈正議大夫豫章郡公公其功勲兩列史傳至正十三年公嗣鎮以慶路總管奏對鹿頂殿稱旨復贈公資德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豫章公公父諱應合官拜諫議斥賈似道歸林下不起卒贈朝奉大夫祖諱汝翼爲荆淮兩浙宣撫使築城壘堤以泯水災表旌數下會祖諱友賢敷文閣學士理宗賜有合

食詩公鼻祖諱世修爲江西轉運使出粟數萬賑民赴闕奏
免本年稅官至禮部尙書公累世立朝爲宋名臣忠君靖國
功在竹帛炳炳烺烺後先蓬蔚以至於今可謂盛矣今上褒
崇有德寵賚臣工慶及周氏表其先世使其子孫建祠賜曰
世德自公始祖勅公而下以及公大父定昭穆分配享祀世
世俎豆典至渥也嗚呼上之所以眷周氏者旣隆且至由此
而十世以至百世周氏之所以仰答上意永邀天眷者其亦
無艾矣祠成觀於其先某某忠某某孝得以啟佑後人世守
其法將使天下後世沐風浴韻莫不潔修而崇祀豈獨豫寧
周氏已哉元至正同編修國史劉鼎書

明

喜雨亭記

吳伯宗

金谿人

洪武二年盛公蒞治之初旱彌月矣顧瞻惕然寢食不遑率
僚屬齋沐致禱期以詰旦叩龍湫於縣北之伊山是夕甘雨
如注及明而足時七月二十七日也於是稿者以興憂者以
喜歌於市忭於野公乃步自城陰得亭址於榛莽間相與作
亭賦詩其上曰夾道層陰護老松巖深磅礴有神龍我來乞
取天瓢水洗出伊山無數峰又曰伊山雲接白雲天村北村
南水滿田想亦老龍知我在片雲飛度縣衙前蓋喜甚也於
是邑之父老咸相謂曰吾寧困於離亂民失其所又重以魃
旱皇皇無以自存盛侯下車憂形於色精誠所格甘澍下溢
釋我拘攣蘓我涸轍其賜甚大其流無極是亭也其爲吾民
喜雨而作也何可忘諸乃謀刻石屬愚爲記愚以天下有亭
每務爲遊覽宴會以鳴其得意之盛上所喜而下不豫焉茲

亭之喜爲雨而喜也固可記而喜雨之亭古有其名後世往往借以紀功頌德爲禱雨濫觴而茲亭之雨喜於荒亂之餘其足以開風物爲吏治勸也尤可記公名文郁字從周號東民河南歸德人也以詩書治民有古人風其膏澤下於民而可喜又將大書特書且與斯亭傳於不朽云

武寧儒學記

江振

國朝旣混一四海詔州縣興學嚴其程課侈其廩餼屏斥浮僞積以時日務求實用於是天下風動有民社責者莫不知興學而人亦莫不知務學矣武寧學在修江之上游去縣治東三十步舊燬於元季洪武五年冬知縣馮植始作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戟門以達櫺星門其後爲明倫堂及日新時習二齋又於殿前樹雙桂以蔭之旣成俯仰四顧柳山峙其前伊山周其後修水之澄江鶴橋之明月與夫鍾山石鏡諸勝映帶左右規制精壯氣象宏偉涵蓋萬有可謂盛矣永樂乙丑夏余始至學以歷年旣久不能無敝乃白諸邑之執政者皆曰是吾職也於是修理大殿而丹雘一新者知縣陳鑄也其廣講堂之規以立題名石者縣丞鄭觀其兩廡齋舍則又知縣施大有縣丞賈榮主簿婁楷咸相繼爲之而廟學以大構一日典教李仲良謂曰廟學重修之本末不可無述以示將來余乃爲之言曰夫爲士者莫切於務學而有民社責者亦莫先於興學蓋學校興則民不惑於異路詩書禮樂之原可講而明道德性命之蘊可求而知人人有志於善入孝出弟各從其天而後政可成也武寧令佐後先相規於立廟興學競用其力有加也替其知此者矣吾與諸君子朝斯夕

斯其有不惕然於斯者乎士生斯世將欲有所見用又幸而
際文章風雲之會所謂千載一時也寧有不激勵而奮起者
乎人才興於學繼是而修葺者亦豈無其人乎武寧之俊秀
出爲時用是必暴白儒效以副聖朝作興之美意庶無負於
學校之修崇矣故記邑司訓江山江振撰

重修朝元宮記

楊崇豐城人

武寧縣治東距三百步許有老氏之居曰朝元宮又曰下清
觀其創制顛末無文字可稽元季兵燹羽士散去國朝正統
間縣丞殷君景暹以朝賀近於不嚴期得閒院之闕麗清敞
者爲之邑人咸謂朝元爲近治基宇猶有存者庶其植之君
乃廉得玉臺觀方士王凌碧丐邑之富室得費若干緡殷君
又助之若干緡已而殷君物故何君清繼之殿廊樓閣次第
以成金碧丹堊燿然一新實落成於景泰四年也一日凌碧
介其徒吳新立徐希仙羽衣翩躚款門乞記嗚呼天下事若
不必於有而或不可以盡無若少近於損而卒歸於有益者
君子固在所與也今老氏薨棟跨名山蟠勝地指不勝屈彼
朝元者似不必屑屑然矣而朝賀大禮於此行焉土木之興
雖不免乎蠹財而斂於衆者甚微而所關者又甚鉅焉因其
地以爲名借其所有以遂吾儒之意上而尊君下而觀禮於
是乎在而黃冠又能輔以成焉固自有可書也殷君烏程人
何君彰明人茲役也二君挈其領知縣馬君榮張君臻主簿
吳君子謀教諭王君金淵訓導李君泉卜君溥義民徐仲器
皆嘗有力焉故併記之景泰五年七月記

按楊崇字尙賢景泰元年舉人官永州太守係禮部尙書

楊廉父聘廉修志在成化丙午以知其父子於武寧素有交遊也

社學記

學使李齡

我朝以天下人才儲於學校選用文臣專督其任淬厲真才爲國家用行之旣久漸有成績景泰中以言者汰去學校漸弛天順六年復其制又勅天下郡縣咸建社學采擇碩儒以教民間子弟甚盛典也齡以非才謬膺重寄受命來風夜切切以人才爲念巡歷所至輒命有司首舉其事仰副盛明至意而武寧知縣余希賢首建社學九所爲南郡倡規矩條理翕然以興蓋良吏之善承明詔者教諭李循良輩復礪石請記其事於學宮夫學盛於三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鬼置野夫亦可爲公侯干城豈天之生人獨厚於古而薄於今耶蓋古者由小學而入大學有詩以感發其志意有禮以約束其筋骸有樂以涵養其性情自幼及長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浸淫滋漑以長其才何患人之不成學之不立及漢唐禮樂廢壞學政不修而士之所學不過專事訓誥務爲文辭以邀利達其於古人良法美意蕩然無存欲人之成材而風俗之淳古也不亦難乎今天下郡邑旣建學立師以董其成又興社學以廣其收而余尹實能曲體作人之意爲武寧陶鑄計寧之士遊於社者其亦思今之學何以異於古之學今之人何以異於古之人振勵自興求所以無負余尹將見真才輩出可備國家實用庶幾社學之興不爲虛文而人物之盛大復於古豈非齡之厚望也夫於其成喜爲文以記時天順八年秋七月江西提督僉事潮陽李齡撰

遷學記

學使夏寅

成化六年春三月予行試諸生至於武寧視學宮隘陋與治
密邇胥卒囂囂氣類之染習甚非所以興化育才也謀於知
縣黃雋思得爽塏者更之雋與諸生方聰輩咸曰此去縣可
一里有官地一區惟公圖之予卽率諸生往視基隆而廣勢
端而直諸山前列如屏後擁如壁左右顧瞻形勝十倍詢諸
陰陽家亦無不稱善者遂命雋請於朝值年之不登雋亦以
憂去事遂不果越四歲之冬是爲成化甲午予再至武寧諸
生終以學舍不稱爲憂予亦以有司拘於繩尺展轉事不就
緒召邑中義官徐礪輩風使倡義改遷礪卽捐白金百餘兩
其餘多寡有差市民張文獻以近傍地十餘畝增充學基而
徐礪日往督工諸生家悉出力役旣闢其地於土中見有巨
礎并列森然縣羅兵燹無志可考疑其爲昔時公廨神祠也
豈天固秘之以待學之興乎於是首剏文廟明倫堂以次戟
門兩廡齋舍之類越明年冬落成爲成化乙未諸生徐緯張
天仁輩喜其學成來請記予因語二生曰吾子知學之所以
成乎中庸曰知仁勇天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始學之
宜遷也未嘗不灼然於心而思有以闢其途迺牽於有司之
尋常奪於衆人之是非不力以自將而尙待區區文移之相
覈議論之相持學何時而成乎士之爲學正猶是也文章非
不斐然而於古人功業有未逮者此豈知仁不及也其亦儉
於勇耳吾子歸以語諸生而思之學之道在其中矣二子前
拜曰敬授教因書爲記而凡有司併助義者之名氏皆列於
後成化十三年春江西學使華亭夏寅記

重修儒學記

學使 鍾 晟

五百五十字

武寧學宮成化乙未以提學副使夏公正夫之謀始遷於縣治西延恩利之故址其脉自太平鷹崖磅礴而來襟向柳翠狀如卓筆逶迤一水環以玉帶蓋山川靈淑於是乎萃矣草創之初費力不贍戟門循舊櫺星以木未幾木者屢屢不屬舊者榱礎相離傾欹仆壓支以孫木狀類醉扶蓋櫺星之制危聳撐空不施上覆雨淋日炙至於久而趨盡亦勢使然耳知縣馮琦來宰是邑顧瞻學宇而嘆曰巍然其中頽然其外表裏不稱過者不肅則有司存焉遂出公橐斥其舊而新之戟門以木櫺星以石宏敞壯固倍蓰於昔學以內外瓦解者鱗次之繚垣之土崩者版築之又以二訓導之舍於學外而遷入之綜理周密罔不完好先是予按試至邑材役之費稍

稍爲之權輿令邑人李本俊萬守椿董之教諭應元徵綱維之得琦而後大有所爲克底於成焉旣成學之師生輩咸請爲記予因爲之言曰惟此山川鍾此人物唯此人物位此山川何至有豐於前而嗇於後耶武寧爲豫章秀區宋代鄭草堂周溪園皆卓然才人超絕一時其清風雅韻猶有存者今日諸生其自視果何如耶夫學宮外焉而不稱其內猶必力之使不足以爲內則所以力之者當何如也裘冠濶袖堂堂乎士也朝而學暮而學日與古人相對其亦思有以稱夫是與苟有以稱夫是則李太伯所謂天下治則談禮樂以啗吾民與夫爲臣忠爲子孝者有不難矣何區區科目尙慮其不逮前時哉予嘗尋草堂溪園故跡徘徊山水間而有感於古今人物慨然不能已也則馮尹興學之意蓋有在矣用是以

激諸生且書其歲月日是役也經始於成化壬寅八月告成於癸卯二月其費總若干縉琦字潤卿浙之鄞縣人發身於賢科其於武寧也實江右之良牧時成化二十年甲辰歲二月江西學使當塗鍾晟記

重建喜雨亭記

楊崇

武寧玉枕山有喜雨亭始之者但君元行繼之者盛君文郁皆愛民縣尹所作也成化癸卯夏五月不雨縣尹馮公率二令趙君判簿廬君齋宿外舍厥明禱焉大雨歲有秋越明年甲辰夏四月不雨公率僚屬禱焉應期而雨如癸卯又明年乙巳夏五月不雨公禱焉又如之於是合邑之民相與謀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侯之賜也昔有亭以志雨今屢雨而無亭可食其實而忘其根乎乃相率復亭於故址以昭侯貺既而張信石璞不遠隣封乞記於予將刻之亭中余以公之惠在人心亭之記在人口烏用文之且喜雨名亭始於蘇公之治扶風蘇公奇才逸筆有記贈炙人口余也何能爲役幸而解官林下方與耕夫耨叟春祈秋報於枌榆之社乃得執鉛槧以紀憫農之賢尹雖荒落其何辭嘗讀春秋僖公三年書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公於三歲之雨喜固無出於此而民之喜果有既乎則斯亭之復其於春秋之義或不悖與雖然旱而雩禦災之常道故周禮謂國大旱則雩而春秋昭公二十五年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則已瀆矣夫在我無彌變之實而區區於禱祠之末雖幸而雨何足爲法今公屢禱而應其或有所以禱者在焉庸書其異且以告來者其無泥時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月旣望撰

永濟橋記

侍郎張元禎 南昌

武寧山口有橋橋故名黃渡元至正間里媪之學佛者始創此橋人不忘之因名也其橋枕下流羣水所會春夏雨暴怒湍橫張弔弔衝激不可爲力自黃媪之創一壞於景泰之癸酉再壞於成化之乙酉至今辛丑又壞其初架木飛渡覆之薪土頻壞頻葺旣易薪土以板板庇以屋其壞亦然然橋當孔道不能不葺有葺則吾民歲不能不受役而有司歲不能不有費勞於吾民固不怨費於有司固不鉅然甚矣其頻不已也馮侯至曰橋以濟吾民顧數以厲吾民唯奠之以石其永濟乎乃以羨費請於上詎日命民曰張全者董其事命僧曰員朗者主其爨伐石於橋五里外起於辛丑之冬十月不亟不徐不廛吾民一力不需吾民一錘越三載癸卯秋月橋屹然成民皆舉手加額曰橋其永濟乎微吾侯之惠不及此予以今之司牧者固於徵書讞章日夜勞耳目疲精力唯或不及而草簷之利病一無以經心雖月令不修杠梁有廢民亦安於其故不敢有所多求顧安所得字民如子所欲與聚如馮侯者與侯以仁爲治其濟人以久永不獨一橋卽此一橋亦足以見其流惠於無窮焉又豈祿祿俗吏所能有哉馮侯名琦鄞縣人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二月上旬南昌張元禎東白撰

柳山書院記

邑令馮琦

昔人一經歷之地山空水靜踪跡杳茫而好古之流往往尋其影響而表章之流風遺韻雖百世猶有存焉豈非其人固自有不可磨滅者與唐柳貞公於武寧棄官而入山被召而

出山一山之過客耳而後之人獨深仰焉卽其棲息釣游以寄其遐思者蓋亦非偶然矣柳山舊因公而建祠作書院者凡幾廢興矣成化乙巳歲予過訪其山唯老氏之徒屋於故墟之上顧其傍有古碑則宋相章杭山所作公祠堂記也記之中所謂營數椽棲羽流以任守者則截然有別也嗚呼是豈建置之初意哉明年丙午春先徙老氏之居於其偏而新之以書院者凡若干楹且聘師儒以講學於此并祀公焉公之出處見於杭山文者甚詳予獨以士人講學唯求吾志而已於以達之固分內事而名位則外來者苟或出焉而難於入與夫不足以爲出則又何所不至哉聞公之風者其亦可以自立矣是院之作固將與諸君子游息其中夫豈偶然於其成書以授後之學者公名渾字惟深姓柳仕終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平章事卒謚貞其先河東人後家於汝山名柳從公姓也成化二十二年二月馮琦記

重關七里山路記

學諭 洪世傳 海陽人

縣西七里山古未有路至宋玉山尉李公始鑿於山之顛民乃得行然上凌險峻下臨灘潭雨雪泥滓往往失足顛踏至不可援行者相視逡巡有畏色宏治庚申盛璟盛璽鑿徑於山麓劈石剷崖巉者削之險者平之車馬上下往來雜踏若大道然癸亥五月太守視公巡視林公道經此山嘉嘆久之曰此義士也不可以不旌遂聞於上錫以坊同寅錢塘沈君秀揭石城西名其坊曰尙義於戲武寧處萬山中路之危險如七里山者指不勝屈獨是路也一鑿於李尉再闢於盛君雖蜀之蠶叢無以相上安得好義如二公者落落然散布於

九鄉則羊腸馬脊之阻又何足難耶因記其事以曉後之行
者

文明閣記

學使邵寶無錫人

宏治乙丑四月既望寶行視武寧之學祇謁先聖禮畢退攝
講堂以臨諸生既而觀於堂北有新閣焉毛尹騷請登之凡
邑南諸峰羅列前楹若環拱而獻秀者反顧其後則有岡焉
新築也有林焉新樹也隱隱翠屏與閣相映寶顧騷曰佳氣
鬱蔥其萃於是乎騷曰此民之池也日者南昌守祝侯行縣
至是見而陋之遂謀塞焉而閣於其上閣之興侯之功也閣
既成壘而岡焉植而林焉騷實任之執事學之宗也騷也方
將告而適臨焉敢拜斯言之重明日騷暨教諭洪世傳率諸
生陳球等請爲記以誌南昌之勤寶乃進諸生而告曰吾與

子登是閣也其亦思所以爲學乎後世士風類皆習浮文慕
虛名沉溺於塾日達於卜不復知有實學卒至耳目閉塞胸
次闇陋枵然一無所用者比比是也今所登之閣其初窪然
一池也君子曰洿於是乎基焉去洿而平實矣君子曰猶卑
於是乎重屋焉去卑而高明矣君子曰猶虛於是乎岡焉以
爲敦厚君子曰猶疎於是乎林焉以爲邃密蓋有古人爲學
之遺意焉諸生登其上觸目會心而爲之借鑒平實以質之
高明以達之敦厚以固之邃密以深之遠有所見而近無所
遺極於外而詳於中其爲學也不亦備與武寧僻處山谷幾
爲歲而部使一至南昌之畱意於此毛尹遂焉詩曰衣錦尙
綱斯其近之矣諸生之於學也由是大有所成居爲碩士起
爲名卿大夫稱武寧之才則所以旌南昌之勤者莫大於是

奚記之爲騷曰公斯言也其斯記也請以刻之閣之建也南昌書其上曰文明君子曰稱凡爲地二畝出於邑人張蘭不願受其值其費則南昌勸大室助之曰陳榮等數人爲白金若干兩督工耆民二人曰黃碧山盛炳是月望後五日無錫邵寶二泉記

平政堂後記

巡撫 盛應期 吳江人

山之巉曲奧僻者草木叢茂狐狸穴其中虎狼躍其上魍魎翹魍鬼怪雜獸咸於是聚焉蓋恃其幽足以潛形險足以固勢雖密設網羅其崎嶇跛側之陰適以資其號叫跳浪蕩然無所顧忌耳若夫中原曠野沃壤寬閑人烟繁盛林林芸芸各安其性雖狡獸怪物不待機張隱隱潛遁寂然無所施其技者何也其地平也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吾宗盛公文郁以明初尹武寧書其堂曰平政寧山邑山峻而逼民稱難治公宰之若無爲及今百餘年民猶思之其有得於是者與噫世之谿刻峭厲急於自用卒無成效者聞公風其亦可以少愧矣嘉靖元年冬江西巡撫都察院吳江族人盛應期書

遷學記

舒 芬 進賢人

武寧縣有學自宋紹興間始歷元至正十二年盡燬於兵我大明受命洪武五年建於縣治東南成化十年又遷縣治西正德己卯桂平陸公浚來知縣事明年乃謀於教諭鍾汪訓導宋檄莫琛及僚屬縣丞張祥周冠主簿吳志大典史王瓚監生劉源諸生甘傑耆老盛環詢議之乃請於巡按監察御史公龍提學按察司僉事邵公銳分守右叅議周公文光巡副顧公應祥議定遷於西南故城隍廟所且曰內環脩水

外映柳山盡一邑之形勝僉曰然乃卜始治功於是年十一月壬寅再逾年爲嘉靖元年壬午正月旣望工告成事蓋自大成殿迤兩廡抱儀門出爲櫺星門巍然翼然足以崇祀也自明倫堂兩齋直北爲齋宿房於外爲祭器所爲神厨爲坐廳爲膳堂爲射圃爲學署井然秩然足以備禮也陸侯之功其可泯耶宋君莫君使生員陳琅沈朝卿來問記予以學校之設雖自朝廷而作興士類求真才以濟世用則在良有司若陸君者其聞道乎君嘗被聘考試於閩予時在舶司得一接談意其他日必爲良有司也今作縣而用心若此武寧之士其勿負哉舒芬記

重修看鶴橋記

杜玉樹 邑人

縣治南三十步有水瑩瑩如玉帶環繞左右其源出神童山其流入修江其中流一橋曰看鶴橋稽志古有鶴隱觀在其西岸故以此名至我朝圯葺相因興廢不一嘉靖壬午遊僧復募橋癸未六月又爲妖蜃所毀縣士鄭尙華乃捐資鳩工鑿石爲橋構木爲亭亭之兩端爲橋額制甚縝密履險若平冠蓋車馬絡繹不息洪波無阻滯之虞趨事赴公者鮮羈留之患橋之東有孟家灣者雨雪溼泥行人甚苦鄭氏又砌之以石修路五百丈周道如砥民大稱便時縣尹陸公浚蓮幕王公瓚以其不勞吾民而能濟吾民深爲稱許儒學掌教蘇公銓司訓宋公檄莫公琛亦皆贊美屬予爲記予惟先王之時田有經界里有聯比澤有陂障川有舟梁道有列樹不令者法無赦所以廣惠於天下也今以一介之士乃能不煩於公不勞於衆獨出其力以濟人之窮以補有司之所不及如

鄭生者豈不足以風世耶且鶴橋丁仙遺跡也弔古者往往
憑眺其上流連不竟去茲橋之成風清月朗又足以供文人
遊覽也何可無記故記邑人杜玉樹

保寧樓記

張寰

嘉靖辛丑秋上海唐君世惠以國學典簿擢知武寧武寧環
山以爲縣壤接楚尾民多流移時竊發爲盜而城故築自唐
縣令范建殊廢久元至正間賊大肆害宏治初復然知縣毛
騫增築之正德間華林馬腦之亂再擾長樂上南官吏皆散
徙去君廉得其故笑曰寇至則去邑誰與保夫安不忘危臣
子職守也事苟無備而一日有警則符籍帑藏將安所歸乃
與民謀修四門完飭鞏固又構層樓於縣解後以爲保安計
不三月告成邑人創見忭慶且觴而落之斯樓也玉枕伊山
峙其陰白崖柳峰當其陽天馬金雞羅屏鍾鼎拱列左右備
視修江以達支流委蛇縈帶而四時景狀雲蒸霏靄喬變無
端勝斯萃焉幸方際昇平挾僚佐招文學以時觀遊節勞逸
優游於其間唐君顧獨爲身謀哉期與嗣爲邑者圖爲永久
而符籍帑藏將於是歸庶幾上下倚賴有以相保詩云君子
所依小人所腓斯樓之謂矣遂名之曰保寧識者趨之君乃
述其事走書屬予記予唯世之有司率多以所寓皆傳舍間
一葺治不過粉飾耳目苟安旦夕而鮮有加意於民者唐君
獨能深謀遠慮爲一邑安危計建此鴻圖以貽將來有必保
吾民寧吾民而後已焉其用心果何如哉後之登此樓者夫
亦可以知唐君之吏治矣故爲之記以銘諸石云江西叅政

張寰撰

敬一亭并名宦鄉賢祠記

潘槐邑人

往武寧有敬一亭在縣治東隅名宦鄉賢兩祠在學宮櫺星門外荒蕪弗嚴歲癸卯嘉善任君蘩來任三年教行信孚士習丕變慨然以改遷爲己任乃謀諸邑宰謝君詔司訓徐君士英庠生石渠潘傑章請於督學蔡公克廉遷之學之左隅卽縣右吏廨空地也爽塏靚深視昔有加亭翼於前祠附於後華以丹雘繚以垣屏捐俸以給材庸肇勒御製敬一箴及程氏范氏四箴於亭爰稽諮乘獻得宦於茲而有聲者范氏建殊而下凡九人產於茲而最賢者葉公顧言而下凡四人祀於祠旣又訪求德業相埒克配前修請於上而繼祀者得名宦但君元行盛君文郁殷君景暹毛君騃沈君秀鄉賢韋公熙陳公銘張公天仁萬公廷彩羅公通凡十人且新其門於前額曰聖製於明倫堂之左額曰集賢他如廟廡堂齋次第改飾九月二十一日功告成適任君遷秩河南仁和朱君幾來代清流管君文輔亦後先而至偕徐君及諸生相顧嘆曰是舉也有司之責成於任君豈可忘諸乃屬槐記其事於石槐以五箴之訓聖天子導天下之心學也鄉賢名宦又勵天下之風教也而亭與祠之設顧弗得其所豈善體德意而無負人臣之職者耶任君茲舉誠知所重矣使後之興起而觀感者由敬一五箴以邇聖賢之傳由范葉諸公以希古吏治之盛則爲碩輔爲名儒忠臣義士俾人紀有所賴且有所法咸任君之賜也否則國家化導之典任君改遷之意皆虛文耳又何取於亭與祠耶嗚呼物之興廢存乎其人任君往矣後乎此者因而葺之庶斯亭與祠不朽而任君之蹟亦不

朽也槐也獲因文字以託名姓於其間其又不喜且幸也耶
時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記

按本學名宦鄉賢諸生每春秋奔走祝幣間顧瞻木主儼
然受祀者名宦止唐范公宋呂公楊公元帖木兒楚公明
但公盛公黃公王公陸公應公鄉賢止葉公周公萬公方
公潘公他未之有也考之縣侯胡公東陽崇祀方萬二公
記亦曰鄉賢廟祀止四他亦未及也比今歲縣侯周公道
昌仰承郡守德意增修邑乘乃搜羅遺志得嘉靖二十五
年縣侯唐公牧舊志一本翻校前項得篇中先達潘槐記
內紀名宦尚有縣丞殷君景暹縣令毛公騫訓導沈公秀
鄉賢尚有陳公銘韋公熙張公天仁羅公通并從祀俎豆
獨令湮沒不獲享禋祀適當仲秋報祀之期趨令造主送
祠並懇竊以此數公不血食五六十載乃今始得分半豆
於孔席間微我周侯當不及此百歲文獻一旦如新皆侯
表章功也誌詎可忽乎哉用書記末以存故實云邑人盛
宗齡

重修文廟記

邑令黃一鵬

武寧孔子廟自馬植始作迄于今百九十餘年凡二遷一葺
然皆卽舊材爲之未嘗改作也歲久廟傾嘉靖癸丑秋一鵬
來視縣學博陳君率諸生盛廷贊潘日章萬日贊等請修之
一鵬以力不足難於土木日章曰邑有隙區可以爲資一鵬
喜遂躬往胥地會有召佃得百餘金請於上咸以根本之地
爲不可緩鵬乃召義士盛溫經潘何董其事卜日鳩工大展
規制廟高增二尺廣增五尺經始於嘉靖甲寅十一月乙丑

告成於乙卯九月戊午凡用公錢三百七十緡有奇一鵬又益以俸錢四十緡有奇齎民之力而不藉其財故民和於會而不厭其數也廟成諸士願有所紀一鵬曰夫爲政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廟者賢才之所興也寧士固將以大遠是務而猶惓惓以廟制弗稱爲憂於此不用其誠其謂政何雖然廟之弗稱有司之責也學之弗修諸士之責也豫寧山水秀絕鍾於人者多清拔自喜之氣乃今制恢其舊材致其良風會聿新人文有待是故材無大小適用爲良願所以養何如耳爲諸生者經史以養其目和樂以養其心廉耻以養其節歌詠以養其性情而人才風俗日趨於盛一鵬有厚幸焉適落成潘子儻以歲貢冠北畿鄉試爲諸士先亦足以見其美矣是舉也潘何助木爲楹盛温經鑿田以陶爲力尤多陳君暨諸士咸曰請勒諸貞珉以俟後人於是乎記

武寧縣新築城記

潘儻 邑人

大江之右彭蠡之西爲南昌上游曰武寧武寧環山接壤楚尾城自唐築廢久逮我宏治十八年縣侯毛公睽復築南倚江爲險北負山麓延袤東西僅二里餘規制初備後玩於清平築塌不足恃正德間華林之亂上下皆徙去嘉靖元年江水嚙其址幅頓湮沒有識者憂之不獲爲安保計嘉靖四十四年吳侯思齊奉綸音修治四方郡縣城因自於分守叅政陳公分巡僉事祝公御史中丞胡公狀下令修築復難之而吳以轉官去四十二年葉侯宰吾邑廉政之疵訪民之瘼梳剔撫摩民旣感悅矣一日登陣顧而嘆曰嘻闕哉而不城邪脫有不虞則吾士民吾符籍帑藏將奚爲之所哉乃同僚佐

集父老謀爲興作計請於上咸報可民相語曰吾侯廉非役其私圖者又曰吾侯仁非作無益舍我穡事者各驩然輸金就役期以亟成乃相方視址卜日而興事焉區畫精詳日夕省試殆庶幾乎說以先民者矣地之卑者高之阻礙者闢之下隲者起之圍周七百二十丈高一丈五尺深厚八尺門闕樓臺四水關二皆肇作之無可因者其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緡有奇經始於丙寅八月告成於丁卯九月崇墉言言望之截然民社增衛山川改觀登城之樓者恢恢耀耀驚目快心焉屹乎千里間一巨鎮矣境內外士女皆來瞻視以爲此無前績也吁何異哉初民之慘於寇溺於水也若無復以城爲念者孰意爲國憂民思患而預防有今日乎吾子若孫苟存視息於城中者寧忘所自哉司訓陳君文海適至以民不勞而大功成不可無文以垂諸後乃庠生張機徐瓚潘日章區文學盛廷贊暨陳瑄張鏡等因予官楚便道過家索余記之余聞之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若茲城之建是也况侯之廉而仁也民素信之又從而歌頌之則上慰聖朝重民之意下垂吾鄉保障之功將而諸竹帛而馳聲不朽豈尋常構築者倫哉顧予之言不足狀斯績姑識其畧俾後之人有考焉是役也經營悉侯主之侯名棟字子儀楚興國人乙卯年鄉進士贊其事少尹曠君天榮判簿倪君湜掌史胡君濂也法皆得書邑進士潘儁記

重修儒學記

羅崇奎

武寧縣學我明凡三徙正德庚辰建於縣治之右蓋一邑之形勝足以祠先聖宅多士者往昔創制未備从則頽廢庠陋

不稱有司率以用詘因循久之隆慶壬申秋西蜀胡侯謁廟
視學憮然曰此何地也而可聽其歌墜邪廼捐俸勸義徵工
僦役大爲修治於明倫堂左爲五箴亭啟聖祠右爲名宦鄉
賢祠泮池舊在櫺星門外徙而內梁其中以導牲幣又以門
外闌闔叅錯而壅賢路復捐俸易地於民民懽移之不旬月
間空朗四豁一改舊觀顏門之左曰興賢右曰育才中曰青
雲事旣竣司論李士振司訓吳時言劉永璋率多士求記於
予余諭於衆曰諸子亦知侯之意乎學之宮侯修之學之道
諸士其自修與彼廟而主者至聖也列而祀者羣賢也我將
何以對之坐而講論入而揖讓者明倫之堂也我將何以由
之五箴聖訓也無亦有覺我者名賢先型也無亦有開我者
以義爲路以禮爲門循之有漸進之有基其於宗廟庶乎可
窺輿窾而非徒宮牆外望者矣若德不修學不講而惟宮室
之崇邃爲美節椽之山藻爲華正爲夫子之所憂而亦豈侯
作人之意哉侯名東陽號寧江四川建昌衛人

闕青雲街記

侍郎 萬 浩 南昌

武寧儒學脉自鷹嵯秀發內臨鶴溪外帶修江實百里山川
之會唯溪外民居壅密鬱塞不通論者宜闢直街斯靈淑之
氣得所宣暢惜二百年來莫之舉也甲戌仲夏邑庠吳宗周
張機潘策潘大謀等具陳其事於學博吳君請諸縣尹胡公
因以白於郡守雲臯周公慨然主行時撫院洋山陵公按院
惺齋燕公守道順菴嚴公巡道豫吾王公署督學帶川周公
皆鍾意毓才與雲臯興學造士之念相符於是胡尹東陽力
肩其任捐俸買址又有張本湛周成貢黃仕冠潘大穆欣然

就義願納隙地不受官值街遂闢焉街曰青雲廣可丈許深計三十餘丈前抵仙桂大街後爲玉印新橋橋跨鶴溪以闢街而設又合於頽壁之義也督學陽山莊公至益嘉其成冬閏諸博學絨幣命余生錫山潘生策謬以記屬僕僕聞人事之闕無甚關繫雖大興建不足以益今而傳後况一街之微何必託諸文字以鳴不朽獨所謂青雲街爲儒學要區蒙鬱於塵烟而胸中齷齪不浩蕩者已非一日由茲以闕目無所障心有所舒疏通山水之氣宣發文章之意百年積累豁然一開其有功於今也豈不可以垂後哉雖然僕所望於多士尤有在焉夫人局於所有耳目閉塞心地窒隘窮畢生之力一無以通達者俗學域之也有能不安於故習力闢其叢穢大其聰靈以廣其清明之路則翹然而上青雲又何難焉僕日夜望之多士勉之庶幾無負諸公作人之意云爾周公雲臯名良臣以乙丑進士擢自給舍來守吾郡爲湖廣公安人胡尹東陽爲四川建昌人周爲郡守胡爲令長上令下恭同心共濟政知體要士歸其德百廢具興民用不勞豈非豫寧一大造哉是用記之郡人萬浩

學田記

學論
李士振

邑學舊無田有之自胡侯造士始侯以隆慶壬申來令茲邑先有事於學宮旣視學相堂廡齋舍門垣階序几櫝之屬樽彝鼓鐘之器闕者創之陋者興之先聖之廟祀有嚴師生之講肄有位法制禮儀亦已備舉乃治多休暇日就諸生考德問業憮然而嘆曰古者士無恒產養於庠序有以一其耳目專其志氣而人才日盛後世學校雖設膏火不給士子星散

罕有聚而講學者今吾與諸子往復討論樂而不厭然亦難
乎爲繼盡思所以久之其唯學田乎咸稱曰善時有耆民葉
坤韜感侯德意輸田五十畝爲學租相踵者黃仕國獻田八
畝有奇盧懷元彭元慶輩各以其所隱桑麻棗園相率歸於
學聞風而向後先翕然則其從善也輕矣夫人情莫不欲利
侯以育才爲心而富者輸財僞者獻誠如水之趨壑無待驅
使語云人面陰陽之性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詎
不信與昔常袞立學講道與學士游觀晏享均主客之禮韓
愈出俸舉本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一時人才爭自摩奮咸
得有所成就今侯留意學序新立學田爲豫寧不拔之計而
諸生日月有資得以優游於學講習古人出處之業將必有
奕奕大盛可以羽儀王國者豈非吾侯所深望哉余亦與有
厚幸焉故喜而銘諸石云田之入時萬歷四年五月也田畝
租額佃丁稅差詳列於碑晉江李士振記

方萬二公從祀鄉賢記

邑令 胡東陽

隆慶壬申秋余奉簡命視篆茲土謁廟旣問邑之父老有先
賢可師法者悉以啟予皆曰呆齋萬公雁里方公出處大節
軒軒自異爲一邑偉人流聲至今不磨余深識之及閱舊牒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任公提督學校副史邵公下其議有德
行足傳者應崇祀鄉賢以勵風俗時瑞州少府李東石公署
縣事語學博徽郡吳君邑進士南吾潘君舉可從祀者以副
盛典通學生員張機吳宗周潘策等以原任浙江叅政萬廷
彩及浙江僉事方孟縉二公應舉白學司李君吳君何君上
其狀余適蒞任覆核二公行實如所議以請未及行比萬歷

甲戌春余方以入覲還適屯鹽水利署督學僉事祥符周公
觀風武寧謁學宮詢知鄉賢僅有宋代葉公顧言葉公黜葉
公履和周公友賢四公與祀喟然曰國朝培養人士二百餘
年寧無應祀者乎本學師生乃以二公聞公欣然應之遂定
其議以六月十七日置主入祠崇祀祀畢方公嗣子舉人方
繼懋暨庠生潘大謀萬日贊等謁予索文以誌之余念古人
有不朽者三得其一亦足以自存名實相乘不可誣也若二
公者事母以孝聞居官以廉名無愧於德矣當議郊廟大禮
萬公守正不阿而方公決大獄雖張氏貴戚卒正以法其功
赫赫然在天下又所著作呆齋有耻錄雁里有殘稿皆一代
名言其足不朽者又何讓於古人以之崇祀學宮血食千百
禩豈倖也哉余沐二公之風襲其餘馨又際盛典與觀厥成
得以列名於末私爲慶幸且嘉方萬二氏之有後也因弗獲
辭以誌盛事於不朽云西蜀胡東陽記

知縣盛文郁公祀名宦記

通判 顧應禎

盛公文郁字從周浙江錢塘人也洪武初以進士來令武寧
愛其山水遂家焉癸酉余以使事至寧寧令胡公東陽率盛
氏子姓治牲觴肅衣冠再拜奉文郁公入祀名宦余諭諸衆
曰古祭法有五以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
能捍大患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盛公有一於茲乎寧人曰國
初邑遭兵燹百事廢止民之無依如魚失水公銳意更張不
遑寢處修其荒陌新其故宇殘餘喘息憇此樾陰瘡痍旣起
風物駸駸我祖我宗食德至深微公之力何以至今寧士曰
國初人羅厯濛忘其所履士亦狡獪闕於書史公創立學校

外映柳山盡一邑之形勝僉曰然乃卜始治功於是年十一月壬寅再逾年爲嘉靖元年壬午正月旣望工告成事蓋自大成殿迤兩廡抱儀門出爲櫺星門巍然翼然足以崇祀也自明倫堂兩齋直北爲齋宿房於外爲祭器所爲神厨爲坐廳爲膳堂爲射圃爲學署井然秩然足以備禮也陸侯之功其可泯耶宋君莫君使生員陳琅沈朝卿來問記予以學校之設雖自朝廷而作興士類求真才以濟世用則在良有司若陸君者其聞道乎君嘗被聘考試於閩予時在船司得一接談意其他日必爲良有司也今作縣而用心若此武寧之士其勿負哉舒芬記

重修看鶴橋記

杜玉樹 邑人

縣治南三十步有水瑩瑩如玉帶環繞左右其源出神童山其流入修江其中流一橋曰看鶴橋稽志古有鶴隱觀在其西岸故以此名至我朝圯葺相因興廢不一嘉靖壬午遊僧復募橋癸未六月又爲妖蜃所毀縣士鄭尙華乃捐資鳩工鑿石爲橋構木爲亭亭之兩端爲橋額制甚縝密履險若平冠蓋車馬絡繹不息洪波無阻滯之虞趨事赴公者鮮羈留之患橋之東有孟家灣者雨雪泞泥行人甚苦鄭氏又砌之以石修路五百丈周道如砥民大稱便時縣尹陸公浚蓮幕王公瓚以其不勞吾民而能濟吾民深爲稱許儒學掌教蘇公銓司訓宋公檄莫公琛亦皆贊美屬予爲記予惟先王之時田有經界里有聯比澤有陂障川有舟梁道有列樹不令者法無赦所以廣惠於天下也今以一介之士乃能不煩於公不勞於衆獨出其力以濟人之窮以補有司之所不及如

鄭生者豈不足以風世耶且鶴橋丁仙遺跡也弔古者往往
憑眺其上流連不竟去茲橋之成風清月朗又足以供文人
遊覽也何可無記故記邑人杜玉樹

保寧樓記

張寔

嘉靖辛丑秋上海唐君世惠以國學典簿擢知武寧武寧環
山以爲縣壤接楚尾民多流移時竊發爲盜而城故築自唐
縣令范建殊廢久元至正間賊大肆害宏治初復然知縣毛
騫增築之正德間華林馬腦之亂再擾長樂上南官吏皆散
徙去君廉得其故笑曰寇至則去邑誰與保夫安不忘危臣
子職守也事苟無備而一日有警則符籍帑藏將安所歸乃
與民謀修四門完飭鞏固又構層樓於縣解後以爲保安計
不三月告成邑人創見忭慶且觴而落之斯樓也玉枕伊山
峙其陰白崖柳峰當其陽天馬金雞羅屏鍾鼎拱列左右俯
視修江以達交流委蛇縈帶而四時景狀雲蒸霏靄變無
端勝斯萃焉幸方際昇平挾僚佐招文學以時觀遊節勞逸
優游於其間唐君顧獨爲身謀哉期與嗣爲邑者圖爲永久
而符籍帑藏將於是歸庶幾上下倚賴有以相保詩云君子
所依小人所腓斯樓之謂矣遂名之曰保寧識者趨之君乃
述其事走書屬予記予唯世之有司率多以所寓皆傳舍間
一葺治不過粉飾耳目苟安旦夕而鮮有加意於民者唐君
獨能深謀遠慮爲一邑安危計建此鴻圖以貽將來有必保
吾民寧吾民而後已焉其用心果何如哉後之登此樓者夫
亦可以知唐君之吏治矣故爲之記以銘諸石云江西叅政

張寔撰

敬一亭并名宦鄉賢祠記

潘槐邑人

往武寧有敬一亭在縣治東隅名宦鄉賢兩祠在學宮櫺星門外荒蕪弗嚴歲癸卯嘉善任君藝來任三年教行信孚士習丕變慨然以改遷爲己任乃謀諸邑宰謝君詔司訓徐君士英庠生石渠潘倅輩請於督學蔡公克廉遷之學之左隅卽縣右吏廨空地也爽塏靚深視昔有加亭翼於前祠附於後華以丹雘繚以垣屏捐俸以給材庸肇勒御製敬一箴及程氏范氏四箴於亭爰稽諮乘獻得宦於茲而有聲者范氏建殊而下凡九人產於茲而最賢者葉公顧言而下凡四人祀於祠旣又訪求德業相埒克配前修請於上而繼祀者得名宦但君元行盛君文郁殷君景暹毛君騏沈君秀鄉賢韋公熙陳公銘張公天仁萬公廷彩羅公通凡十人且新其門於前額曰聖製於明倫堂之左額曰集賢他如廟廡堂齋次第改飾九月二十一日功告成適任君遷秩河南仁和朱君璣來代清流管君文輔亦後先而至偕徐君及諸生相顧嘆曰是舉也有司之責成於任君豈可忘諸乃屬槐記其事於石槐以五箴之訓聖天子導天下之心學也鄉賢名宦又勵天下之風教也而亭與祠之設顧弗得其所豈善體德意而無負人臣之職者耶任君茲舉誠知所重矣使後之興起而觀感者由敬一五箴以邇聖賢之傳由范葉諸公以希古吏治之盛則爲碩輔爲名儒忠臣義士俾人紀有所賴且有所法咸任君之賜也否則國家化導之典任君改遷之意皆虛文耳又何取於亭與祠耶嗚呼物之興廢存乎其人任君往矣後乎此者因而葺之庶斯亭與祠不朽而任君之蹟亦不

朽也槐也獲因文字以託名姓於其間其又不喜且幸也耶
時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記

按本學名宦鄉賢誦生每春秋奔走祝幣間顧瞻木主儼
然受祀者名宦止唐范公宋呂公楊公元帖木兒楚公明
但公盛公黃公王公陸公應公鄉賢止葉公周公萬公方
公潘公他未之有也考之縣侯胡公東陽崇祀方萬二公
記亦曰鄉賢廟祀止四他亦未及也比今歲縣侯周公道
昌仰承郡守德意增修邑乘乃搜羅遺志得嘉靖二十五
年縣侯唐公牧舊志一本翻校前項得篇中先達潘槐記
內紀名宦尚有縣丞殷君景暹縣令毛公騫訓導沈公秀
鄉賢尚有陳公銘韋公熙張公天仁羅公通并從祀俎豆
獨令湮沒不獲享禮祀適當仲秋報祀之期趨令造主送
祠並懇竊以此數公不血食五六十載乃今始得分半豆
於孔席間微我周侯當不及此百歲文獻一旦如新誓侯
表章功也誌詎可忽乎哉用書記末以存故實云邑人盛
宗齡

重修文廟記

邑令黃一鵬

武寧孔子廟自馬植始作迄于今百九十餘年凡二遷一葺
然皆卽舊材爲之未嘗改作也歲久廟傾嘉靖癸丑秋一鵬
來視縣學博陳君率諸生盛廷贊潘日章萬日贊等請修之
一鵬以力不足難於土木日章曰邑有隙區可以爲資一鵬
喜遂躬往胥地會有召佃得百餘金請於上成以根本之地
爲不可緩鵬乃召義士盛溫經潘何董其事卜日鳩工大展
規制廟高增二尺廣增五尺經始於嘉靖甲寅十一月乙丑

告成於乙卯九月戊午凡用公錢三百七十緡有奇一鵬又益以俸錢四十緡有奇蕭森之力而不藉其財故民和於會而不厭其數也廟成諸士願有所紀一鵬曰夫爲政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廟者賢才之所興也寧士固將以大遠是務而猶惓惓以廟制弗稱爲憂於此不用其誠其謂政何雖然廟之弗稱有司之責也學之弗修諸士之責也豫寧山水秀絕鍾於人者多清拔自喜之氣乃今制恢其舊材致其良風會聿新人文有待是故材無大小適用爲良額所以養何如耳爲諸生者經史以養其目和樂以養其心廉耻以養其節歌詠以養其性情而人才風俗日趨於盛一鵬有厚幸焉適落成潘子儻以歲貢冠北畿鄉試爲諸士先亦是見其兆矣是舉也潘何助木爲楹盛溫經鑿田以陶爲力尤多陳君暨諸士咸曰請勒諸貞珉以俟後人於是乎記

武寧縣新築城記

潘儻 邑人

大江之右彭蠡之西爲南昌上游曰武寧武寧環山接壤楚尾城自唐築廢久逮我宏治十八年縣侯毛公騫復築南倚江爲險北負山麓延袤東西僅二里餘規制初備後玩於清平梁塌不足恃正德間華林之亂上下皆徙去嘉靖元年江水嚙其址幅頓湮沒有識者憂之不獲爲安保計嘉靖四十四年吳侯思齊奉綸音修治四方郡縣城因白於分守叅政陳公分巡僉事祝公御史中丞胡公狀下令修築復難之而吳以轉官去四十二年葉侯宰吾邑廉政之疵訪民之瘼梳剔撫摩民旣感悅矣一日登陣顧而嘆曰嘻闕哉而不城邪脫有不虞則吾士民吾符籍帑藏將奚爲之所哉乃同僚佐

集父老謀爲興作計請於上咸報可民相語曰吾侯廉非役其私圖者又曰吾侯仁非作無益舍我穡事者各矐然輸金就役期以亟成乃相方視址卜日而興事焉區畫精詳日夕省試殆庶幾乎說以先民者矣地之卑者高之阻礙者闢之下隲者起之圍周七百二十丈高一丈五尺深厚八尺門闔樓臺四水關二皆肇作之無可因者其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緡有奇經始於丙寅八月告成於丁卯九月崇墉言言望之截然民社增衛山川改觀登城之樓者恢恢耀耀驚目快心焉屹乎千里間一巨鎮矣境內外士女皆來瞻視以爲此無前績也吁何異哉初民之慘於寇溺於水也若無復以城爲念者孰意爲國憂民思患而預防有今日乎吾子若孫苟存視息於城中者寧忘所自哉司訓陳君文海適至以民不勞而大功成不可無文以垂諸後乃庠生張機徐瓚潘日章吳文學盛廷贊暨陳瑄張鏡等因予官楚便道過家索余記之余聞之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若茲城之建是也况侯之廉而仁也民素信之又從而歌頌之則上慰聖朝重民之意下垂吾鄉保障之功將而諸竹帛而馳聲不朽豈尋常構築者倫哉顧予之言不足狀斯績姑識其畧俾後之人有考焉是役也經營悉侯主之侯名棟字子儀楚興國人乙卯年鄉進士贊其事少尹曠君天榮判簿倪君湜掌史胡君濂也法皆得書邑進士潘儁記

重修儒學記

羅崇奎

武寧縣學我明凡三徙正德庚辰建於縣治之右蓋一邑之形勝足以祠先聖宅多士者往昔創制未備从則頽廢庫陋

不稱有司率以用詘因循久之隆慶壬申秋西蜀胡侯謁廟
視學憮然曰此何地也而可聽其歌墜邪迺捐俸勸義徵工
僦役大爲修治於明倫堂左爲五箴亭啟聖祠右爲名宦鄉
賢祠泮池舊在櫺星門外徙而內梁其中以導牲幣又以門
外闌闔叅錯而壅賢路復捐俸易地於民民懽移之不旬月
間空朗四豁一改舊觀顏門之左曰興賢右曰育才中曰青
雲事旣竣司論李士振司訓吳時言劉永璋率多士求記於
予余諭於衆曰諸子亦知侯之意乎學之宮侯修之學之道
諸士其自修與彼廟而主者至聖也列而祀者羣賢也我將
何以對之坐而講論入而揖讓者明倫之堂也我將何以由
之五箴聖訓也無亦有覺我者名賢先型也無亦有開我者
以義爲路以禮爲門循之有漸進之有基其於宗廟庶乎可
窺奧窔而非徒宮牆外望者矣若德不修學不講而惟宮室
之崇邃爲美節椽之山藻爲華正爲夫子之所憂而亦豈侯
作人之意哉侯名東陽號寧江四川建昌衛人

闕青雲街記

侍郎 萬 浩 商 昌

武寧儒學脉自鷹岷秀發內臨鶴溪外帶修江實百里山川
之會唯溪外民居壅密鬱塞不通論者宜闢直街斯靈淑之
氣得所宣暢惜二百年來莫之舉也甲戌仲夏邑庠吳宗周
張機潘策潘大謀等具陳其事於學博吳君請諸縣尹胡公
因以白於郡守雲臯周公慨然主行時撫院洋山陵公按院
惺齋燕公守道順菴嚴公巡道豫吾王公署督學帶川周公
皆鍾意毓才與雲臯興學造士之念相符於是胡尹東陽力
肩其任捐俸買址又有張本湛周成貢黃仕冠潘大穆欣然

就義願納隙地不受官值街遂闢焉街曰青雲廣可丈許深計三十餘丈前抵仙桂大街後爲玉印新橋橋跨鶴溪以闢街而設又合於頽壁之義也督學陽山莊公至益嘉其成冬閏諸博學緘幣命余生錫山潘生策謬以記屬僕僕聞人事之闕無甚關繫雖大興建不足以益今而傳後况一街之微何必託諸文字以鳴不朽獨所謂青雲街爲儒學要區蒙鬱於塵烟而胸中齷齪不浩蕩者已非一日由茲以闕目無所障心有所舒疏通山水之氣宣發文章之意百年積累豁然一開其有功於今也豈不可以垂後哉雖然僕所望於多士尤有在焉夫人局於所有耳目閉塞心地窒隘窮畢生之力一無以通達者俗學域之也有能不安於故習力闢其叢穢大其聰靈以廣其清明之路則翹然而上青雲又何難焉僕日夜望之多士勉之庶幾無負諸公作人之意云爾周公雲臯名良臣以乙丑進士擢自給舍來守吾郡爲湖廣公安人胡尹東陽爲四川建昌人周爲郡守胡爲令長上令下恭同心共濟政知體要士歸其德百廢具興民用不勞豈非豫寧一大造哉是用記之郡人萬浩

學田記

學論
李士振

邑學舊無田有之自胡侯造士始侯以隆慶壬申來令茲邑先有事於學宮旣視學相堂庶齋舍門垣階序几櫝之屬樽彝鼓鐘之器闕者創之陋者興之先聖之廟祀有嚴師生之講肄有位法制禮儀亦已備舉乃治多休暇日就諸生考德問業憮然而嘆曰古者士無恒產養於庠序有以一其耳目專其志氣而人才日盛後世學校雖設膏火不給士子星散

罕有聚而講學者今吾與諸子往復討論樂而不厭然亦難
乎爲繼盡思所以久之其唯學田乎咸稱曰善時有耆民葉
坤韜感侯德意輸田五十畝爲學租相踵者黃仕國獻田八
畝有奇盧懷元彭元慶輩各以其所隱桑麻棗園相率歸於
學聞風而向後先翕然則其從善也輕矣夫人情莫不欲利
侯以育才爲心而富者輸財僞者獻誠如水之趨壑無待驅
使語云人面陰陽之性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詎
不信與昔常袞立學講道與學士游觀晏享均主客之禮韓
愈出俸舉本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一時人才爭自摩奮咸
得有所成就今侯留意學序新立學田爲豫寧不拔之計而
諸生日月有資得以優游於學講習古人出處之業將必有
奕奕大盛可以羽儀王國者豈非吾侯所深望哉余亦與有
厚幸焉故喜而銘諸石云田之入時萬歷四年五月也田畝
租額佃丁稅差詳列於碑晉江李士振記

方萬二公從祀鄉賢記

邑令 胡東陽

隆慶壬申秋余奉簡命視篆茲土謁廟旣問邑之父老有先
賢可師法者悉以啟予皆曰呆齋萬公雁里方公出處大節
軒軒自異爲一邑偉人流聲至今不磨余深識之及閱舊牒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任公提督學校副史邵公下其議有德
行足傳者應崇祀鄉賢以勵風俗時瑞州少府李東石公署
縣專語學博徽郡吳君邑進士南吾潘君舉可從祀者以副
盛典通學生員張機吳宗周潘策等以原任浙江叅政萬廷
彩及浙江僉事方孟縉二公應舉白學司李君吳君何君上
其狀余適蒞任覆核二公行實如所議以請未及行比萬歷

甲戌春余方以入覲還適屯鹽水利署督學僉事祥符周公
觀風武寧謁學宮詢知鄉賢僅有宋代葉公顧言葉公黜葉
公履和周公友賢四公與祀喟然曰國朝培養人士二百餘
年寧無應祀者乎本學師生乃以二公聞公欣然應之遂定
其議以六月十七日置主入祠崇祀祀畢方公嗣子舉人方
繼懋暨庠生潘大謀萬曰贊等謁予索文以誌之余念古人
有不朽者三得其一亦足以自存名實相乘不可誣也若二
公者事母以孝聞居官以廉名無愧於德矣當議郊廟大禮
萬公守正不阿而方公決大獄雖張氏貴戚卒正以法其功
赫赫然在天下又所著作杲齋有耻錄雁里有殘稿皆一代
名言其足不朽者又何讓於古人以之崇祀學宮血食千百
禩豈倖也哉余沐二公之風襲其餘馨又際盛典與觀厥成
得以列名於末私爲慶幸且嘉方萬二氏之有後也因弗獲
辭以誌盛事於不朽云西蜀胡東陽記

知縣盛文郁公祀名宦記

通判 顧應禎

盛公文郁字從周浙江錢塘人也洪武初以進士來令武寧
愛其山水遂家焉癸酉余以使事至寧寧令胡公東陽率盛
氏子姓治牲觴肅衣冠再拜奉文郁公入祀名宦余諭諸衆
曰古祭法有五以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
能捍大患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盛公有一於茲乎寧人曰國
初邑遭兵燹百事廢止民之無依如魚失水公銳意更張不
遑寢處修其荒陌新其故宇殘餘喘息憇此樾陰瘡痍旣起
風物駸駸我祖我宗食德至深微公之力何以至今寧士曰
國初人罹厯濛忘其所履士亦狡獪闇於書史公創立學校

震動羣英如風噓草蘖發芽萌沐浴浸潤揮琴而治波及吾
儕乃君之賜其子姓曰吾祖遺孫多文爲富牙籤鄴架燦然
星宿匪智匪愚罔敢馳驟以待几杖手澤之授胡公曰盛尹
之政寇矩魯規我繼其後追從有虧予聞而嘆曰公去今二
百餘年其賢親樂利衣被後人若此所謂沒世不忘者於是
乎在其於祭法又何忝焉吾故樂得而記之時萬歷癸酉九
月十五日大尹胡公東陽少尹沈繼才學博李廷貢吳時言
劉允璋同立石於祠晉江顧應禎記

按庠生吳宗周等合論文郁公當入祀名宦呈於學司左
峯李廷貢少嶽吳時言曠齋劉允璋三公詳覈覆結於諸
生張機等僉曰賢遂牒移縣尹胡公東陽請於督學郡司
都督兩院當事並以上聞制曰可乃入祀名宦以萬歷元
年九月立石於祠云

歷官題名記

胡東陽

題名記者何記官之名氏也我明稽古設官邑有令有丞有
簿有尉凡以爲民也居官任職者思朝廷所以設官之意俾
民愛之如父母則秩無崇卑任無久暫唯其無繆於職守而
止不然豈其使漫然肆於民上以尸位苟祿已哉邑建於唐
舊未有記元以前湮沒無徵不復識已明興自但元行以下
五十二人余悉記勒之堂左序其鄉籍紀其官階使後之覽
者得以指而議之曰某也廉某也貪某也民之慈父某也邑
之鷹鷂直道昭於久遠法戒貽於嗣續凡莅茲土者觸目警
心監今視昔得不悚然自惕乎夫人聞譽則喜詈之以惡則
怒其性然也而况一命以上受爵於君食祿於民其忍悞淫

自卽匪彝而不係民以久遠之恩哉余與若僚且晝在覽亦庸無惕其鰥曠云

遊魯溪洞記

余長祚 邑人

自予修江別業西北去五十里而遙爲魯溪洞吾邑東行抵洞亦如之余慕其奇且久昨年約汪生輩遊以他故不果今仲秋十之九日汪生至自邑與孫生暨余兄姪數人宿草堂質明驟雨旰而霽遂渡巾口陟青牛峽踰紫鹿嶺熱甚時已下春憇豐樂寺寺僧不足與語乃取汪生所攜酒脯各浮數白就枕夜盡起視白雲冠山且行且雨未幾可十里許亂石扼山吭若虎豹蹲踞狀甚瑰異紆迴數百步溪流激峭石漚爲潭潭水澄碧其上草樹掩映逕孔竅窳徐步周視見洞之旁出者扳蘿躡而上多怪石稍前逕忽束迫之得大洞猶闕門然睨其仄有竇不避水者多由此入下數磴廣可容數百人仰視石乳五色晃朗繒染弗及有泉自內出潺潺若琴笙右懸壁數丈猿接登之石色瑩徹恍然白玉堂危峰下臨側漏天日石之爲蓋者一爲棋者一稍左爲筍者二又上所不及尺許者亦二斜歷一洞石巨若龍首下瞰鮫宮殊攫人緣壁折而右石柱大數圍晶熒迷目尋舊逕下張炬溯流前數弓益闢石如鼓如鏞考之聲敵真者上有幢幡之屬纍纍倒懸爲狀不一右則峭壁仞許陟其巔殊廣石梁與外洞通俯窺無庑返而更前若委巷則有如日如盎如盂注水高下鱗次者數十相傳爲石塘與田云復入數武爲龍湫前有洞高不逾尋深黝莫辨泉響益厲或曰直通楚漢也予與汪生慨然欲往而同行者以炬盡尼之乃循前道出旣出汪生視所

攜炬尙可遊五六里許如咎其欲出者以不能盡洞之勝爲恨然是洞也僻在窮壤士大夫履跡罕到文辭不概見而所稱龍湫黃冠之徒又往往以符籙辱之遂令山靈闔閉荒涼寂沒以及於今有待於吾輩一遊而其勝稍稍以出者又豈易得乎哉明日乃記其大凡以俟後之能遊者云余長祚記

城東禮林記

邑人 余學優

延恩門之東郭有林曰禮林其初爲廢洲萬歷間周公道昌尹武寧審視形勢謂東郊虛曠當得叢林翼蔽以彌其缺迺令民植禮樹萬株而邑人汪姓捐秋地數十畝以益之地廣而栽植益盛蔚然青葱雲柯交翳環拱周衛爲一邑之勝余嘗徜徉其下與友人席坐綠陰清風飄逸水聲潺湲夕陽斜映城郭參差追思古人舞雩之遊隱然在目因嘆是林之成不獨固形輔勢亦足以游衍心目舒洩懷抱也故記

重修武寧城記

陳九疇

武寧邑城代有興廢御民者無久寧永逸之思故其城易撓迄茲復墮崩隤靡有完繕胡侯爲令數年干城保障賴以無虞而地利人和宜兼重焉兵憲王公豫吾鎮巡是邑惟深計而預防之大造於寧侯於是得俞其請乃白守道盧公郡守周公以上達於都臺楊公均慨然有爲國爲民之意於是相高下揣厚薄俛維堞量工費計田產而均力輸上令以致之民民懽然聽命夙夜經營是掾是築卑者使高隘者使廣新四門而易其名東賓賜今日迎恩南嚮明今日宣和西慶豐今日映暉北拱辰今日拱極西南東南又附二門以通民便雉墉樓櫓駢峙壯飭巍然截然仡仡有伉經始秋仲季初訖

工費金數百四旬而畢民自輸力募工公帑無與焉工闕僉
爲之歌曰八月其穫城是用亟寇攘之故匪舍我稽明哲我
侯我民安息又歌曰八月其穫孰勤我民蠢茲寇攘震於其
鄰城是用亟我侯好仁是城也董之官而官不罷費輸之民
而民不告病外有所嚴而莫侵內有所恃而載寧一舉而上
下之心得焉余幸司鐸茲土得稔其事不可以無記侯名東
陽號寧江四川建昌衛人

城南浮橋記

學諭 許宏基

武寧縣南有修江環焉越江而陸壤接奉靖上而使君之轍
跡下而編氓之貿遷與夫轉輸傳命者擔簦躡屨者荷畚負
耒者絡繹往來其中蓋要津也曩雖設有官渡以舟之一而
渡人之萬頗艱於濟或轉求於私渡又多牽制屯滯時復不
便有義民張溥者生而豪爽性好施與乃捐金造四舟以利
民涉蓋十年於茲矣猶以勢難盡濟計非永久又商其兄汨
相與爲浮橋之度江橫亘九十餘丈於兩岫各砌石堤建舟
七十餘艘其上列木爲梁旁繫鐵纜定之以錘維之以纜鳩
工飭材費計千緡上不累官帑下不需私助悉傾其家之所
有而爲之畧無難色工始於萬歷十二年迄今二十年之冬
告成遐邇行人履若坦途署篆宋公請於撫軍邊公巡按陳
公定議歲修以爲不朽計邑士夫咸多之以其成於一人一
家之力不可無記予一言以表之予謂素封之家擁厚貲
勞筋骨區區爲子孫計卒歸於盡若溥者不惜所有以利人
其胸中空洞豁達有足風世者故爲之敘其顛末以示後人
云粵東許宏基記

重置學田記

家宰 蔡國珍 奉新人

學田之設以贍文費以勵士氣師生講會揖讓儀文庖廡有給膏火有資養其廉隅固其術業而士風不汙典至重也豫寧先年縣令胡東陽首政急士勸諭良民以腴田及桑棗園惠學其弓畝有數勒諸碑記後爲猾佃侵據漸且黠誘當事輕市得價五十八兩六錢貯庫所存腴者唯水口十四畝六分而已又爲縣禮胥乾沒空存其名萬歷三十年縣令李任茲將學貯縣銀二十四兩買萬建亢水田一十二畝而乾沒如故適施大夫署縣事謁廟進諸士而詢之得其故喟然曰此豈可爲訓者廼與學博魏君劉君計之以存庫學銀二十五兩七錢及學中缺官缺廩銀四十兩九錢又縣貯一十五兩益買腴田贍學凡若干畝不假縣書悉歸於學而學田之制始大復焉噫嘻天下風氣之壞始於士習不振自其爲諸生時無講學之風家自爲塾各謀所欲司土者漠然不爲養士計而一二廣文困於苜蓿無以自振學宮講堂有終歲不一至者顧安所得人才之盛如往古焉今豫寧之學有田以相贍而諸生肄業其中一心肅志得以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處爲正士出爲名臣以儲國家大用皆大夫力也大夫之有造於寧豈不遠且大哉大夫姓施名大經別號玉屏由鄉貢進士擢瑞州府通判蘇郡名家裔也奉新蔡國珍記

龍鎮橋記

太僕 熊 化 清江人

武寧豫西巖邑壁峯天聳峭谷雲迴中每泉瀑迸瀉溪澗支流匯入河濱乃衢當四達橫絕一水扼肩轂之衝者莫踰龍石港蓋源出武陵巔際汨汨勢若飈建直趨陽坑遞孫家港

靖公岷練碧潭潺湲蜿蜒至此凡四十餘里始注修江其前
之岫壑奔流出於此束後之江濤關漲入於此受吐納交關
隱隱天塹又當吳楚必借之津春夏霖潦浩漫無垠若望洋
然虛氏環處其間大田中潢下莊世稱望族守溪諸公尤族
之望乃倡族而起鳩材甃石跨兩渚而峙之橋曰龍鎮守溪
偕某公夙有投分之雅因假予以紀其成夫橋有以繫龍稱
者爲誌仙馭今以龍鎮稱其有刻犀沉馬之意使淵棲湫處
者永不爲患嗟乎龍之爲靈昭昭也虛氏一門能以其獨力
奠千百年永賴之基通車輿之已窮佐舟楫之不及登人於
彼岸吉祥善事天祐之矣龍亦永鎮斯橋而靈且變幻不測
文而吐龍駒之藻武而奮龍驤之奇力而耕諸原營而逐諸
塗者靡不驅珠在握也報施寧有旣哉是役也守溪公偕某
公翹然首事其他捐資力而襄厥美者例得並書時天啟乙
丑歲也清江熊化撰

知州萬公崇祀鄉賢記

盛宗齡 邑人

聖人之徒類皆瓌偉不羣以步趨聖人杖屨而沒亦與大聖
人共其俎豆余低回千餘載下每悵然於繼美之難其人也
然自漢唐來有志聖學者皆得附祀而一州一邑又各舉其
賢而分祀之亦必人無間言然後得與雖名位赫然耳目而
特不可矯誣於鄉以廁於聖人之門其所繫蓋亦甚重矣哉
余鄉刺史萬公以明經魁北闈始仕東流存活饑民考功最
著旋授粵陽江地產沃衍而民易與爲非公尊詩書以陶之
積禮義以薰之又爲之相度經營以振其屈蠖怒蛙之氣至
今廟食不衰又遷鄖西當橫璫採推欲探錫穴挾其藏民惴

惴鼠竄公堅力卻之鄖獨無璫禍而民得以安其生及守定
番厥俗鳥語卉服動輒爲梗公上馭邊十策區畫周密以制
其命恩威相浹南海稱治而公且乞休矣公歷官務體要平
易近人不事苛細斤斤焉惟恐以秋毫爲民累者所至皆有
殊聲旣卒而思慕傳誦不已於是鄉之父老子弟鳴於督學
何公謂宜崇祀議僉同置主入祠而余適司鐸栝蒼每於奉
祀先賢襲其流風深有感於萬刺史之賢也公雖不及遊聖
人之門而奮然百世之下出其所有以及於人使人沒世不
忘如公者真可以無愧於鄉矣萬公諱曰軾中萬歷壬午順
天鄉試歷知東流陽江鄖西遷定番州牧明崇禎庚午冬月
邑人盛宗齡記

遷復櫺星門記

盛宗齡

武寧遷復學宮諸生首請於按臺劉公下其議邑侯寇公始
亟遷之署縣姚公至遂慨然續其任又捐百餘金購櫺星門
故基適兵臺謝公蒞視今學講堂進諸弟子而課焉檄郡帑
取俸金爲庀材權輿署縣公愈嘉惠無已乃申請於撫臺解
公按臺林公督學使陸公諸大夫力襄厥成而不賦爲非常
之任雖廟廡堂齋先後次第舉而櫺星門地爲學者所必由
則將入以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蓋吾庠遷復第一義也
署縣公不以越樽俎藉口而力於學校若謀所欲唯恐一日
不就緒此其意果何可多得予嘗考國朝典故邑長吏類皆
以愛民興學爲首務而督運不與焉乃今日則又以督運爲
長吏殿最少無以應度支徵發將兢兢救過不暇卽欲與師
生治俎豆之事其何能爲而公顧裕如也公攝符來寧臥治

數月人皆樂爲輸將宜居上考而於國初之所爲首務者尤
恢恢然任人之所未暇任以稱上德意則公豈錢穀簿書所
能囿者乎因而記之以勸來者盛宗齡記

遷復城隍廟記

盛宗齡

武寧城隍廟舊在縣治西學宮舊在縣治東成化甲午遷學
於延恩寺故址至正德庚辰邑侯黃徙隍祠於舊學而以其
地爲學宮迄今上丙子亦旣歷年百有十七矣會邑侯寇公
以輯瑞行弗遑拮据觀察經歷姚公存仁奉命攝茲土遂慨
然爲已任曰凡涖邑者唯士與民是賴士與民又唯神聖之
赫濯是憑倘弛其任而不爲之所將焉用縮銅墨爲也甫下
車卽捐俸治學宮又以其餘修復隍祠丁丑夏輪奐一新民
之託宇下者謀鐫諸石以志不謬而擇言於予夫隍祠之神
其尊視大令其禮福斯民也明威亦視大令之賢天下郡縣
皆得禮祀而尊崇之由來舊矣予獨謂人之於神其道遠其
理幽是非予奪渺茫難憑而守令之賢否耳目最近士與民
所欲所惡雖聽命於令而政之所出有關係人心者皆得指
其利病以爲向背此又非令之所能爲力也今公一代庖令
乃能傾其所有以與吾邑更始不屑屑錐刀有賢豪長者風
以視夫專祿位出入自恣置士民若秦越對神明而汗顏者
果何如耶公署邑纔數月百廢具舉每欲謝事士民輒扳臥
不欲去其足以厭人心者大有所在而隍祠之復蓋一端也
因從羣請而爲之記時崇禎十年丁丑六月之吉邑人盛宗
齡記

修王夫人廟記

盛宗齡

洪武二年夫人隨子名宦公治武寧時值草創庶績田又人服名宦公之德而夫人之母儀懋著夫人生於杭卒於武葬武之縣陰精靈赫奕當事者聞於上遂俎豆於衙署之左正德辛未靖安賊據上嶺華林賊破瑞郡戎馬迫近孤城岌然夫人夢謂邑宰曰吾寧汝無恙其後府尹李承勳討賊見空中有兵護戰殺傷甚衆賊遂平而夫人之精英益顯夫人廟往雖迭新而不甚式廓姑蘇徐公鳴時以崇禎丁丑來令爲政舉大綱其有益於吾邑者無不次第聿新以保聚斯民而尤嚴事夫人至戊寅夏遂捐貲鼎瓶視昔大有加焉廟之興也寧唯是慰夫人於在天而薦其馨香以昭民力之普存俾不委諸草莽則侯之嘉伐夫人實默鑒之能不告之以祥瑞而大其美報哉矧夫人以相帥撫公丕績得封崇階又能陰庇其民神靈顯爍至軍國大難悉憑其威德以輯寧之其於祭法罔有不符者侯之爲夫人飾櫬煥光几筵也其亦爲民而事神也乎十世孫盛宗齡謹識

武寧縣志卷之三十五

藝文記

國朝

豫寧公廨記

陳思珊 邑人

武寧縣治背負玉枕面襟修江其形突然聳出諸峰星
 拱市廛繡錯面南嚮離居高臨下之勢則然也堂外有
 簷亭儀門庫藏幕廳東西廊房又有退食堂及官舍保
 寧樓王夫人祠制度宏廓內外聯絡城垣綿亘華彩軒
 翔載在縣志燐燐烺烺逮順治三年丙戌以蠢逆首亂
 悉被焚燬四年丁亥西河任侯天祚請於上憲始建正
 堂保寧樓樓又仄於丁酉而正堂楹制頗崇僅覆以陶
 瓦內外木石及簷亭之屬多未竟十八年辛丑冬雲夢

馮侯來蒞茲土坐堂上四無完壁仰見明月每徵輸之
會風雨之夕里民無所託足其出入儀門瓦桷傾欹目
眩心悸不可以待於是度工庀材緣以垣墻廣其規制
乃墜乃塗如翼如革堂門上下翕然改觀又以東西廊
廢書吏星散每奉上司文字繕理於家責以稽遲互爲
口實乃毅然經始所制兩廊凡二十有二所一時並舉
以及庫藏官舍修治完固周密無復疎簡之憾矣若王
夫人祠春秋有薦水旱有禱神所憑依於是乎在乃往
跡久湮舊規湫隘益以棟宇巍然穹窿丹雘用將廟貌
新而神靈妥焉是役也不費公不擾民不亟成優游而
圖之從容而樂之以宏制作以辨上下以洽神人靡有
或遺登斯堂也鳴琴而理宣上德達下情發號施令以

仰副

聖天子子惠元元嘉興維新之意率由於此其關繫豈淺哉
余邑志不續者三十餘年其間興廢舉墜事多湮沒不
傳故不揣謏劣因書之以俟後之續志者云邑人陳思
珊記

重修儒學記

鄒度拱

新建人

豫寧學宮崇禎九年應城寇公從諸士議請於上遷縣
治之東復宋舊址也以地局隘不稱署篆姚公王公捐
金買民地益之制乃大拓順治二年闖賊由江州陷武
寧學宮燬燼四年任公將治之方庀材輒謝去夏公至
斷草架梁椽覆以瓦稍妥聖靈餘未及焉十八年冬十
一月雲夢馮侯下車明日謁文廟講學畢環顧喟然曰

學宮聖賢之所棲教化之所出人材之所聚也今若此
玩愒不治獨非司民社責乎至康熙三年乃度材鳩工
經之營之自聖廟兩廡櫺星戟門繼而明倫堂啟聖祠
名宦鄉賢祠以及西序東序靡不就緒木石整理施以
丹雘度費凡三百緡有奇悉取諸內橐他無所預焉是
役也肇於夏之四月告成於今春之二月癸亥越四日
屆上丁先期學博湯君率諸生迎侯釋菜味爽拜獻於
廟燿然一新斯時寶炬熒熒庭燎有輝昭其明也馮侯
戾止鸞聲噦噦昭其節也籥舞迭奏鐘鼓喤喤昭其聲
也邊豆豐潔芹藻苾芬昭其物也袞袞髦士威儀反反
昭其度也爵以三獻禮儀既備諸生進而賀曰曩昔兵
馬在郊倉卒苟就宜有咸缺今也周垣屹繚櫺星闕閭

殿廡深值祠齋軒敞實實枚枚恢恢燿燿諸生得趨蹌
執事於廟中殆所謂入宮牆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
與侯之功於學也如此庇於士也如此侯其尸於斯祝
於斯與諸生言未既侯再三謙讓揖退學博湯君曰微
侯功德不至此諸生言豈溢美哉命弟子汪克淑識之
淑唯而退遂以馳告鄒子問鄒子記鐫於石鄒子曰古
者司徒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養耆老上賢崇
德簡不肖紂惡胥出於學學校不飭則教化不興教化
不興則城闕佻達士習不至大壞不止今豫寧學宮馮
侯不憚艱苦竭精悉力凡所宜有分區布位一舉而完
好若此俾寧之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東西序之
下教化不以是興人材不以是盛與昔韓昌黎當學校

廢弛之日獨能振興絕學史稱其賢胡瑗教授湖州設經義治事齋科條悉備以身率先仁宗作大學取其法著爲令式異日

天子下明詔飭天下廣崇先聖廟貌優獎醇儒則馮侯實前驅矣有民社責者聞鄒子言亦有感發而振興者乎馮侯名其世號際生楚雲夢人甲午選貢學博湯君名民貞號子良南豐丙子舉人學旣成法皆得書翰林院檢討新建鄒度拱記

修省倉記

胡文衡 邑人

漕倉之在邑者西關內建倉百餘而城爲之護飛輓如雲者或一日至或不一日至皆可陸續以應追呼及省會則遠治四百餘里而舳運者五十四家家計正副米二百數十石往建倉章江門面抵大江風濤澎湃艤觸擊逆析破碎數爲民患於順治十一年購地惠民門外水次深僻維泊安靜且輪困周遭爽塏堅密一勝圖也以牆垣未繚歲久圯壞里胥修補磳漏百出厥費維艱疲於奔命馮侯蒞治來視其頽廢捐橐飭修以次完葺凡三從事而大儲之倉已改觀焉噫今之爲司牧者一行綰綬困於錢穀簿書類皆苟且因循無復陰雨綢繆之意如我侯拊字不廢催科愛人本於學道唯其所施游及有餘當於古循吏求之豈可一二有哉於是乎記以待後之來者邑人胡文衡記

西倉官亭記

張元會 邑人

武寧糧儲舊有西南巾口三倉

國初富平王公從民議徙巾口於東倉輸九鄉之米貯之郭內後撤東南二倉而歸併於西倉其制有亭爲蒞治者報最之所出入輸納日與赤子相親如家人然卽窮鄉肩荷而至皆得近父母有所欲自上下宣通無沈滯扞格之虞蓋有古良吏之遺意焉歲久失修漸以頽廢官車鮮停蓋之區里民無站足之隙榱桷歛仄風雨漂搖相視漠然罕有留意者辛丑冬馮侯綰綬於茲爲政以愛人爲先臨亭環顧咨嗟久之曰此親民之地也豈可令其荒圯於是勅工庀材繕其倉葺其亭修理纘密使完好焉侯與民從容計畫於其中時復省顧曰雨暘時若乎人無疾疹乎所入幾何所輸幾何能無號饑寒乎民各獻其情相與歡忭起舞於亭曰侯之仁我如此古者宰相之選多自縣令以其嘗近我也而留心天下之士亦每喜爲縣令得以周知閭閻甘苦盡所欲爲顧後世吏治不振雖日與民親而終無親民之意上下隔絕已非一日嗚呼如我侯者豈易有哉元會亦將有民社責用是自惕謹書於此以示後之居此亭者云

躋寧樓記

學論 湯民貞 南豐

武寧舊衙退食堂後有保寧樓形家者云以迎龍脉而壯地勢也無何災於順治十四年丁酉逮康熙四年乙巳馮侯其世建樓明年三月樓成顏之曰躋寧有取於攸躋攸寧之義焉侯蒞治來不事敲撲與民休息如治苗然護其良而去其害灌溉滋長以待有成蓋五年於茲矣侯以風雅自贍優游有餘登是樓也太清涵空爽

氣飛來北彌玉枕西接九宮南望柳山東眺吳峰足以收一邑之勝而侯若欲然不足當夫土膏新潤萬草含華則思幽村僻壤有難於舉趾者乎曰何以省之又或晴霞曉燦綠蔭芳穠則思町畦溝洫其有暑雨之咨嘆菴之嘆乎又何以慰之及露團雲歛修江練明亦已西疇告成其有滯穗不沾授衣無計者乎吾何以助之至夫霜風凜栗雪花飄空時或物窮力絀將無有茅簷不葺婦子靡寧者乎其又何以周之時序變遷觸物驚心其間往復圖維有必登諸衽席而後厭者庶幾我侯攸躋攸寧之意與侯皇然曰是吾心也而未逮願以俟後之君子邑教諭湯民貞記

看鶴亭記

湯民貞

水自神童山逶迤縣治以東其流清徹可愛有跨而御之者曰看鶴橋誌稱邑士鄭尙華鑿石爲之構亭於上其旁有鶴隱觀不知毀於何時康熙四年乙巳秋馮侯其世復建是亭亭旣成適中秋之夕夜靜人定散步橋上四天一色萬籟息躑桂輪藹藹梧葉蕭蕭雉堞列若翠屏下映碧水細流鏘然如環佩方倚欄悵望思其名慕其風惜鶴隱觀無可考意者其合威千年化鶴歸來乎仙不得而見矣庶幾有霜毛玉羽飛鳴而過使我得注目焉以實行鶴之名乎徘徊未已客賦招鶴二章一曰偉胎化之仙禽兮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兮窮天步之高尋蕩皓月以無垠兮渺圓吭之遐音歸來逍遙兮蘭皋之陰一曰白雲爲宇兮碧山爲榭溪影澄

清兮不可繪畫使君清且仁兮覽德輝而來下縻爾好爵兮念爾不暇客雅好文辭取達意美有所歸風有所自鳳凰神雀且於斯戾湯民貞記

修理監獄記

張仲友 邑人

政之有囹圄聖王不得已設之雖禁奸暴亦必有哀矜勿喜之意寓乎其間曲爲軫恤而後天地生物之仁庶幾相維於無窮是故天官以貫索虛盈規政治乖和匪偶然也吾邑地瘠民貧物力相訕逋賦相仍羈禁日煩充斥淹滯往往有之雲夢馮侯甫下車閱及監獄惻然曰皆吾赤子也何忍坐繫至此取爰書出入輕重條其可宥者聞於上盡釋之時辛丑臘改歲時也又念一二留獄者旣失保聚之歡復無飲食度歲之資錫以酒米使得安息人人歡忭獄故瓦桷摧折墻垣圯頽其地壅滯泥污積閤不疏惡穢叢鬱致生災病迺鳩工度材一完葺之廢者以理滯者以通而獄大治焉旣成邑父老子弟屬予曰侯仁我民若此其能嘿然耶盍文以誦之予感而言曰侯之大有造於武也能育物也能廣恩也古人有關雉麟趾之意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若侯者慈祥豈弟獄雖設而期民之不入也將見囹圄空虛園土蕭然而侯之功德流於史冊者方大書特書之不服又豈予文所能竟哉姑爲之記以塞其意云邑人張仲友記

重建王夫人祠記

鄒度拱

王夫人浙東道帥撫盛公添祥之妃邑令文郁公之母

也以階封夫人生而壽考沒而神靈見諸誌紀甚詳祠在縣治內堂之左肇修至今三百年雖代有建修規模尙狹雲夢馮侯來宰武邑癸卯夏四月不雨人情皇皇侯以爲憂密禱於夫人許某日雨如期果雨歲則大熟侯曰微神貺不至此於是撤其舊宇而益之興於八月辛亥落成於九月壬午崇二十餘尺縱橫稱是簷阿楹棟軒豁而邃密前數武構一亭益以文采煥然易觀巍朝祀也是日天朗氣清迎夫人像入祠率僚屬拜奠如儀夕燕於祠猶康爵之義也絲竹迭奏優伶載陳猶籥舞之義也旣醉旣飽小大稽首所以妥神而迓庥者至且備也事旣竣學博湯君來求記於予且曰夫人之靈實有明徵正德間陰護李尹之戰滅賊奏凱垂佑軍興往年有商者舟至三碛風濤大作幾危而安夜夢青衣傳呼至高門數重內有大殿垂珠簾夫人上坐鳳冠繡服商跪拜殿下夫人曰以汝有德於人故免覆溺之患商拜謝而退甲午春祠產三芝秋闈果獲三雋其神異如此余以禮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與祀典先王爲民社計至深遠也今王夫人閱三百年英爽不滅功德及人是先王之所急崇也又聞盛尹奉夫人來宰是邑值干戈之餘井里蕭條人民流徙盛尹力行仁政生息滋培翕然風動戶口日益風俗日茂至今不改者皆王夫人之德教素所蓄積也則其神靈赫濯禋祀不替亦宜哉然而神者聰明正直之謂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古志之矣馮侯之爲政也尙寬簡省科條雍容約束衆心咸

一實能繼盛尹而新之者而侯之懿德遠矣一禱而雨
侯固有潛孚於神者曷足異哉侯名其世號際生守府
胡君諱維新號慎之例得並書以勒諸石云鄒度拱記
北辰樓記

盛彌願 邑人

縣治城之北徑通興瑞山藪綿連時竊發爲盜藏奸叵
測而北門爲之蔽向闖逆寇武謀攻於北累晝夜輜櫓
器械畢張駭人耳目城內率丁壯相拒卒不能下馮侯
詢往事乃相地勢爲治安計去北門透而西計十餘丈
築臺臺可遠望爲樓曰北辰蓋一邑之樞紐於是乎屬
焉嘗讀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朝
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
故也侯之建是樓也其知所務矣雖然城池爲外備而
民爲根本吾不爲之所信無備矣苟兵至而民逆則昧
於其本也故春秋書浚洙書城中邛重民力也養民之
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內有所
恃而外有所備唯良有司是望耳吾侯愛民如子而以
其餘閒爲一邑久安之計不勤民力不費民財巍然奠
此巨觀固非尋常興築而爲無益之舉者矣後之登是
樓也可以望氛祲察災祥時遊觀節勞佚想見吾侯之
高風豈徒侈壯麗怡耳目已哉願得於羣士中而請誌
一言以爲異日牧民者法邑人盛彌願記

遊瓜原記

汪克淑 邑人

瓜原嶽山翠嶽諸水滌澗豫寧勝處也山有二峯一曰
吳王峰爲東吳孫權祖墓一曰狀元峯爲宋江萬里墓

縣志既載其事而鄉人亦以此名其山由來非一日矣
及闕輿地志江公都昌人葬石沙灣孫鍾種瓜事見杭
州富春頗深怪之丙午秋自章江歸停舟三磯偕友人
尋所謂瓜原者陟其巔得吳王墓壙形如鉄不生草木
高廣約數十步又歷江公墓讀書臺鄉人一一指示余
徘徊久之嘆曰此豈好事者爲之耶豈孫氏奄有東吳
其先人遺蹟杭與武寧互傳耶抑或以其墓而附以瓜
圃耶江氏之族或亦始居於此而後人援引耶又或當
宋亂時賢者避地而然耶是皆未可知也然二峰翹然
聳雲翠靄森秀而瓜原巖洞奇奧爲仙人羽士所盤桓
予與諸子往復採取恣其所欲目給不暇又何泥於古
焉其傳述之真與僞皆可不論也因爲之記以曉後之
遊者云汪克淑汝止記

重修儒學記

盛際斯邑人

古者有學無祀自漢隆祀孔子置博士弟子員至唐命
天下郡縣立學世有常祀學有常師士有常業天下學
者皆得入其廟讀其書人才之良楛士風之盛衰率由
乎此後代習以爲常虛崇廟貌師生失授受有終歲不
一至者卽所講論亦不過上下其文藝與諸生決科名
爲耳目計而於聖門爲己之學一無所與甚非古人立
學之意予少遊膠庠聞見已熟及鐸洎陽思有以奪其
故習而未能也適長兒大業至署持友人杜燕陳良謨
羅九章書僉云吾邑學久頽廢榱棟傾仄釋奠無所縣
侯董公大呂慨然倡興庀工鳩材所爲大殿門廡宏敞

靚深以及庖福齋廬公署修潔完整不暮年而制大備可謂盛舉能無文以章之予惟學宮爲養士之地理學名臣大儒所由出而聖人之神靈實式憑焉董公修而大之其知本矣然而學之興廢視人才以爲轉移顧學之不講且學其所學而非古人之學雖璀璨其宮巍峩其門終無補於士習盤銘曰苟日新重其始也吾邑諸君子甫新其學於以由路則思此爲何路入門則思此爲何門升堂則思此爲誰氏之堂當必有退而自新沐浴浸潤儲爲經濟鬱爲著述霍然大異於往昔者他日解組歸里扶杖追遊將見人才森立出而羽儀

王國處而玉蘊名山以鳴一代之盛以答賢父母之厚望豈徒飾俎豆侈壯麗已哉予既無以稱學師之任又幸桑梓之學方新而未艾於是乎記以待後之來者云康熙四十七年冬邑人盛際斯記

中堡獅尾記

張應遴 邑人

豫寧爲洪州山藪疊石懸厓奇瑰變幻若飛禽走獸象物而名者難以指數獨紫鹿岡青牛洞則寓跡也以其爲高人逸士所遊覽遂得標勝乘冊相傳至今不衰邑南十五里中堡有石厓高數十尋巖巉峭削俯臨溪潭宛如猗猗躡蹠者厓膚帶土草木叢雜鬣鬆如毛鬣後有古松數株盤折蔥鬱勢如矯尾溪中一石卷起圓若球望之類獅子狎球狀人遂以此名其厓歲庚戌余館萬氏書屋與斯厓相對蒼翠之色照曜懸櫺出戶每興遊思然以事牽不果及秋杪始偕友人登之攀藤附木

猿引而上喘定踞其巔見夫羣峰攢矗萬垤森羅若起若伏或隱或見中間一道如練則修水出沒其間週遭數十里流峙萬態一覽收之莫有遁者嘻異矣雖然此厓也與天地水火俱生湮沒至今而文人韻士屐齒罕至不得一暴其奇何其遇之艱也然則予此遊又不得不謂山靈之厚幸乎故記之以留後人云

月夜泛修江記

張應遜

城西有龍潭寺俯瞰修江水石交映風帆上下四時雲物變態莫名吾寧勝區也歲甲寅予授徒寺中讀書有暇輒臨江眺望神懷曠然江之陰友人盛子文潔居焉是歲盛子亦授徒鳳山佛寺鳳山峙江臯與龍潭參差相望門徑往來隱隱在目四月既望盛子渡江過我縱

談久之日將夕盛子辭歸余曰修江月色最佳我輩生長江上今齒已過盛會不一泛清光以酬山水耶人生散聚何常子其爲我留茲夕乎盛子笑而許之遂泛舟同遊及門諸子挈樽榼攜簫篴寺僧洪仁亦具爐鑪以從放棹時月影朦朧沿江物色吞吐烟雲中余意不暢頗欲還盛子留予少待已而纖翳頓掃太空如鏡向之蒼茫隱見者悉森羅而出水月相盪閃閃作金色光於是列杯罍陳餽核竹肉交作響振江干舟繞南嶼下過絃歌渡瞻鳳山眺獅子厓水上清風習習此身如浮海島杳不知有人世矣北抵永慶寺時夜將半忽送鐘聲遂捨舟登岍穿竹徑叩禪扃住僧見余兩人至因供茗果亦就月飲焉及登舟城柝已五更盛子與予大笑而

還吁自有修江以來不知幾何年而月色風光遞爲迎送又不知幾何年乃至今夜余兩人者偶然而取之適然而得之又豈人生所易有耶是不可以不記

龍潭寺記

盛樂邑人

邑西數百步有潭曰龍潭其水澄碧瀲灩深不可測潭上有石嶙峋刻削如筍如旗黃涪翁與鄭山人子通時時往來詠眺構亭懸崖間曰水月亭其北爲雲龍書院蓋卽山人草堂故址立以祀二先生者且爲士子課誦地其廢則已久矣書院之旁有寺曰龍潭寺後庭居佛前祀許旌陽遜相傳遜與董晉斬蛟於此邑人德之恐廟食不繼託諸桑門以爲久長計其興廢始末無冊籍可考今寥寥數楹許君神像僦居門下席前闕趾至無

可展拜地旣失前人所以立寺之意又歲久傾側棟橐而桷崩難以苟存寺僧續遠告諸邑人相與重新其堂房闢其寮序俾仙與佛各得所棲以無廢前觀而丐予爲記予少時讀書之暇每當雲物佳美輒閒步江干瞰危崖俯澄潭慨然仰二先生之風思與同里諸君子剪荆蕪礫修復雲龍舊業旣以鹿鹿四方歲有舟車之役又力微聲薄處闇而呼寂無應者虛負此志且二十年而續遠已自力於有爲克修其宗門如此獨予以士人不能慇懃同志爲黃鄭二先生延百里清風乃復執筆以應外氏之請其於急緩重輕何如也然寺與書院地相比而垣相接其間梵宇仙壇率然在望而先賢杖履歌遊之地顧猶棘荒烟鎖予卽不勝任諸君子必有怒

正字觀志 卷三十一 四百九十六
然難已不欲令祇園獨有薪傳者則此寺之修或亦吾
黨之先聲也於其成姑塞其求又將酣筆以有待於後
云水濱盛樂記

五鳳山寺記

盛 暮 邑人

豫寧山水嚴固風氣醇古通邑無叢林大觀婦女無天
冶嬉遊祈禱之會雖幽巖翠巘一二棲倚者類皆溷跡
荒利食力以自生予嘗與學者談頗以爲幸廼考遺書
有靈源師與黃山谷友善而法安靖公亦習山谷山谷
性好禪又以筆墨自喜往往溺於空門文字往復酬答
而山水亦藉之以名亦其時會使然也縣西五鳳山有
顏寺當孔道僧元印自南鄉橫堂居此予過其室見元
印孤苦若難以存唯几上有嚴華伽楞經與之語甚明
暢頗異之比予遊橫堂殿宇深潔又有耳樓藏書甚富
皆元印所治其徒雪灑能詩出覺範文字禪相示爲留
信宿始知元印非流俗人時復與往來茶果爲歡間曰
某獨宿此八年矣念行人疲苦將且新之予愆慙友人
瞽菴爲序以道其意今年冬大殿禪房茶亭畢成丐予
爲記予往怪山谷以儒者而佞佛或非所以自存及讀
覺範詩文與山谷靈源往還所有皆可喜者山谷佗傑
久不得志而靈源覺範又皆一時才人相與託其意徘徊
躑躅以自見於山水文章間其亦殆有未易名言者
耶五鳳爲西北名勝予出入劍山道所由經時或與元
印坐危簷下追論古人意興甚適仰望檉棧岌岌欲墜
不移影而退而今固已如此也予雖不近佛其能已於

言耶元印名某吉安人

遊柳山讀書臺記

盛 暮

乾隆己未十一月六日子與朱生沿白石港行一里石
多綿亘水中磊落可玩由港少折曰鷺鷥崖從石磴鳥
道逼仄蛇行數百步至岬下有磯可坐釣少憩復行得
一小洲見二三人墾藝又上曰獅岬徑益險有二棧道
其岬縣立壁削下臨絕澗虛眇疑蕩不可縱視匍援行
里許乃得夷曠有埜曰蘆芳洲又一里踰梁有村曰山
口居人姓陳入其宅飲茶又渡津過馬坪上山及里許
始至柳子讀書臺臺廣一畝有遺觀數椽由觀前望之
有山曰澄明日翠筆環之若屏旁有井爲貞公井水自
石罅中伏行不見出入飲之甚甘其上有龍巖佛巖云

明廣可容百人去臺尙二里以日暮不及至予周尋遺
跡讀舊碑碣坐石上面澄明翠筆藹藹浮秀溪光村烟
縈繚深妙意態無端沉洄不欲去日盡乃取別徑越溪
黑行密林中二里許乘月度曲灘灘上星波溶溶欲亂
出沒荒洲抵朱生家夜已及半張燈促飯飯罷書此以
示嚮菴時嚮菴爲鄉人所留不能與余同遊爲可惜云
重修武寧縣學記

布政 彭家屏 夏邑人

皇帝御極之元年武寧貢生盧大舉修其邑之學宮三載事
竣中丞岳公濬學使趙公大鯨議欲題請以旌之而盧
生卒又七年邑紳士乞予文以記予維盧生之修此學
也蓋

聖天子尊師重學之意有以先之而其志則方呈其端而未

竟者也自

聖學昌明天下皆有學以祀先師而隋唐之際時有廢興宋時士不滿二百人亦廟而不學我

朝府州縣衛皆有學固已獨隆於前代矣而乾隆三年

天子臨雍復詔文廟制如宮殿瓦用琉璃色黃綠釋奠之日禮尤獻樂八佾蓋自太牢肇祀以來未有若是之隆且備者也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治平既久民物恬熙人向學莫不仰承

一人意旨以昭文治直省各學有規制卑隘或棟宇欹傾者守令紳士率皆無所愛惜協力修治而

皇上每褒異之亦足以償其所費故人皆爲之勸然而盧生之獨出其貲而不假助於衆人者則未嘗數數觀也夫盧生之隆其報於先師也世人耳目固有不得其端者矣人必有所甚樂於中而後致隆於所由得如習浮屠老子之業者挾其謬悠之說以爲瓊宇珠宮而人多爲所動爲福田利益也盧生者惡所爲而爲之也哉攷武寧學制遷徙不一要皆縣令爲之倡而邑人從而和之故力衆而事舉今盧生以一人任之而規模視昔爲尤壯其故何也使假之以年得畢其所願將來達之大司空以聞於

天子本朝旌德酌功之典其途甚寬而拔擢人才固亦有出於此者以盧生之魁梧奇偉得所緣以進其身必用虛生用而天下聞風而起者山陬海澨安在不可作鄒魯文學之邦亡何功成而身沒徒使同學之士覩廟貌之

嗟噫科名之聯翩慨念所自而皇皇然求所以報盧生於地下也予雖不文而義顧何可却歟學之殿廡廊序各因舊有增又於明倫堂後創藏經閣櫺星門前鑿泮池以備其制經始於丙辰秋八月落成於戊午冬十二月寒暑凡三易計費二千餘金與盧生同經營勞苦櫛沐風雨而訖於成者教諭彭錫珩也至於學校之見於經及曾王二先生之所已言者皆不復贅云

豫寧書院記

邑令 鄒應元 寶松

五代學校廢壞學者多各從其師廬山白鹿洞以講學聚者凡數千百人宋初賜九經肄習又賜額石鼓書院一時嵩陽岳麓應天書院並有名並勅賜額嗣是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多創建書院用廣教益及我

國家

天子敦崇文學崛起多士所在書院

命大吏徵四方有學行者主其試考課黜陟一仿學使者之法而膏餉所給每歲動公帑以萬千計誠盛典也武寧舊有雲龍書院在縣西之龍潭頽廢於荆榛墟莽者歷有年所余既蒞治歲當大稔殖物豐溢人民亦既和樂政治缺失亦既以次修舉爰念武寧雖偏僻山隅亦

天子文教所覃敷地遂捐俸與邑之士大夫謀卽古朝元宮舊址復創建之而士大夫多欣然就事於是規制度量材用經始於乾隆十八年某月越某月工既訖功迺集邑士大夫而落成之且揖而告之曰古之立政者崇實學明教化凡以掖之禮義之途砥礪之以經世服物之

大其始非不祇肅也乃沿流既久或且藉是通聲氣之求長標榜之習馳騫聲利于祿梯榮甚非

天子所以獎勵人才之心亦豈有司所以承流宣化之意哉武寧於西江爲下邑然其民樸厚而簡質其士大夫敬讓而崇禮猶有古者之遺風焉唯是諸子相與敬業樂羣琢磨循習益勉其所未逮異日者道德明經之秀鬱然興起其中將下之敦率子弟昌明術業而習俗長厚其上之建用於朝廷亦多根蒂史書明達治體彬彬乎負士林之望而被其休於天下國家是茲邑之光也而守土者亦與有榮幸焉士大夫聞余言而是之且曰是亦吾邑人志也遂書之以爲記金匱鄒應元記

遊南山記

張任邑人

縣南七十里有山曰南山又曰楊峰綿亘數千畝環以大山帶以溪水四墅烟火碁置以深居窮谷抑隔弗遇故其名蕭瑟至今不甚傳山巍峻爲一鄉之屏障然皆逶迤平瀉獨東北一面角立毳浦居其下望之有峰所云楊峰者毳浦有之也余與諸子循東徑而上跨戴嶺踰竹澗及古洞洞口有石曰獅石少憇復上三百餘步得蕉巖綠陰延蔓里許蕉盡竹覆其巔路從蕉下取入紆迴數折乃抵筠間時有鳥鼓吹其上少復清風至竹聲與蕉聲激宕幽咽鳥遂飛鳴而去由東少折而南數十步遇澗不得渡會探藤人負之行又自南右折而東上百六十步已無路茫茫行里許及崖崖高數十餘丈中分之若鋸絕然其下巉巖峭削幽危險仄不可縱視

又上里許有泉水澄碧始飲澈骨少咽津液橫生余與諸子飲其上不欲去泉旁野菊數十本黃白錯雜蝶營營其間良久仰盼絕巔雲烟渺杳若難卽者諸子倦欲返余與豪策之進又援岨而上岨絕攀棘叢蹲鳥道歷艱險幾數百步乃得及巔巔上有數石小者五六尺大者丈餘其色墨扣之微有聲皆可坐其西北錦雞向寶隱蜂馬鞍諸峰若環衛俯首聽命中縈一水紆回盤屈而出其南亂草湖朱家山東山勢不相下然皆連袖以向比附有意若爲左翼艾嶺正東壯其右郭柳峰立東北適彌其缺水自亂草湖歷桐坪達毳浦出鼓洞繞楊峰二面而歸於馬山與西北水會余與諸子分坐石上流連久之以茲山之奇蘊伏於此閱幾千百年無一至焉者而今日所至又皆寂寞中人噫嘻山與人適然而遭其可不謂知己耶遂大笑而歸於是乎記之丁卯重九後一日邑人張任記

尊經閣記

翰林 徐維綸 奉新人

將欲啟道義之橐籥窺聖賢之堂奧則必聚天下好學深思之士而大涵肆於六經何也天下之道備於聖聖人之道著於經尊道故尊聖也尊聖故尊經也此其事倡化於朝廷承流於草野又有人焉左右其間乃以旁皇周浹相與亶亶於津涯而不倦夫籍之於心則爲邊笥任苑而不必人有其學也掌之自上則爲石渠天祿而未必家有其書也崇學校育人才極諸山陬僻壤皆得沐浴乎文教則尊經閣之意美而制善也今

天子重道崇儒闡明經學

頒發易書詩春秋彙纂及性理諸書於學宮所在郡縣多建尊經閣以儲之武寧盧君大舉知尊聖者也見學宮傾圮捐金修復復於其北特起此閣懿乎盛哉余嘗論三代而上以學以治爲經而其道遂傳於後三代而下以經爲學爲治而其道乃合於古雖有魁壘拔奇之材其議論足以傾倒於人其行能足以表見於時其功名事業足以烜赫震蕩而鈐錙乎一世然而漶漫決裂卒爲人心之蠹糜而不可治若是者何也經術不明而才質用事也夫二程朱子宋之大儒也范文正公宋之名臣也其始皆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知無所得終返而求諸六經故學不本諸經者非正學治不本諸經者非淳治持此以論三代而下之人才其亦有所盥以爲之歸歟武邑地僻民淳士知學古復得盧君以振興之將經明而行修必有處爲名儒出爲名臣者出於其中則是盧君大有造於是邑也抑經者聖道之淵府也盧君之於道未知何如然而盧君知尊聖者也尊聖故尊經也

重修學宮記

學諭 蔡 錕 貴溪

乾隆三十年丙戌秋八月錕奉

命司鐸武寧上下釋奠及朔望祇謁文廟禮畢與諸生周視山川形勢詢學宮沿革始知雍正甲辰遷於縣治之右規制一新而於前明闕街建橋爲外泮之意未盡合也孝廉盛公進而言曰曩自盧君獨力捐修垂二十餘年

矣榱桷隳頽漏溼莫支文廟之牖竟生蓬蒿且屏牆密
邇櫺星門外餘基散漫循街而下益低窪勢與溪平兩
岸中斷一水傾斜形家所謂內逼外陷蔽塞明堂地氣
不固士氣不揚培之補之于昔有光余聞而憮之惜未
及同事也諸生又曰明經潘淳輝輸三十緡爲之倡都
人士悉踴躍趨事爭先而恐後於是疏扶鶴溪淤塞爲
半壁狀積土爲堤伐石壘溪岸凡數十層高丈許縱五
六倍橫過之時則有上舍翁顯祖父維品建橋曰玉印
以達前岸而後青雲街連屬焉屏牆距泮池數十步及
街牆砌通靈可見內外復移櫺星門於屏牆舊址增建
儒學門以配之其他漏者圻者朽者欹者或治或葺以
次畢舉起庚辰迄辛巳費三百緡而廟貌已煥然改觀
然未及記也後張君華甫成進士銓西曹比部歸而謁
予道及文廟修葺藏石以待者久願乞一言爲壽予思
一時盛舉百世難忘如鉅者文章雖不足以垂不朽顧
獨留意於予又聞所聞者歷歷如昨其亦深幸吾黨之
不愛其力不私其財蒸蒸慕義以相與有成而是役也
風俗于是乎美教化于是乎興人才于是乎出豈區區
爲地脉計哉因追述董事者生員張達源盧觀海盛元
績熊鎮瀾張華甫盛趨王曾裔黃州衛陳毓江儒童陳
琮球時乾隆壬辰嘉平上瀚貴溪蔡銀記

武寧與修南昌試院記

主事

張華甫

邑人

事之出大人先生力者士趨之民緩之其力不至士趨
之民趨之近者趨之遠者玩焉其力亦不至士趨之民

趨之遠近應之邑大者易之小者難焉其力有至有不
至然則大人先生之力出而與邑之大小遠近士民無
不至焉蓋亦非易也武寧距南昌三百里許邑遠而小
應童子試者不千人恭遇文宗大人新安曹公視學南
昌覽東西廡耳舍慨然曰隘矣爾多士將焉處此於是
諸生以增修之議上書閣下公口講手畫定爲楷模觀
察歐公拓以地方伯李公中丞海公總以成我文宗大
人寵以記區區武邑又何言焉然武屬古艾城修水上
下縈紆數百里唐宋以來鄭堂柳舍山水文章之盛不
以地僻而遠邑小而巖爲同郡諸君子所不齒而備濫
邀

聖天子眷顧備職司刑適丁外艱竊聞南郡士舍旣成且邀
多士懽忭鼓舞角力文壘以仰答諸大人儲才之意甫
獨不能一詣洪州爲吾武謝爲諸大人賀爲可愧也顧
猶幸武邑遠且小爲士民者霍然起而應之輸四百緡
鄉城無難色趨事者又復勤勤懇懇不負大人先生之
力爲郡縣出而各出其力相與以有成如此也故記時
乾隆癸巳嘉平月上浣

重建北樓源雙忠廟記

邑令 萬友正

北樓源去邑治僅三里有雙忠廟祀南陽張公巡許公
遠前明萬歷二年邑令胡公東陽捐俸買民屋爲殿以
棲神爲堂以肅衣啟閉有門環固有垣起孟夏迄仲秋
工成其記有曰武寧邀僻邑也二公靈於此者亦蘇子
謂魏公之神如水在地中無求而不得也邑之人水旱

疾疫禱焉行旅往來禱焉禱輒應官斯土者運漕之期
率由祀秩每歲一至余以癸未秋詣茲土望空展拜但
見廢趾頽垣荒烟蔓草而已徘徊者久之迺與村人鄉
飲賓劉宏集謀新之集故慕義人也世居北樓神靈默
佑久矣義無可辭欣然應命其子太學生光曾區畫董
理不數月而成煥然一新計資百餘金舊有明皇像不
復肖塑專所祀也予喜集之爲是舉也以修廢墜以崇
忠義以祈民福皆於是乎在爰述數言以誌其始末如
此云乾隆甲申夏端午萬友正記

重修看鶴亭記

熊鎮瀾

縱三丈餘橫一丈綿亘縣治東南隅者看鶴橋也明嘉
靖間縣士鄭尙華鑿石爲橋其上有亭圯葺不一康熙

四年乙丑秋邑侯馮公新之尋廢而亭之以看鶴名也
舊傳令威化鶴來歸嘗集於此其水自小洞山達官塘
源右腋循西北入城過城下出映川門以匯於修江都
人士冠蓋雲集車馬絡繹俯瞰水波滌洄澄澈如鏡每
至夜半萬籟岑寂月色溶溶然如晝夾岍樹影婆娑交
水底宛如玉羽霜毛巢於木末而予嘗流連詠歌其上
蓋極一時登臨之勝云初亭之廢也閱數十寒暑頃復
林巒壑闕水驟漲妖蜃出沒其間而此橋獨無衝突崩
潰之患橋畔主人不忍仙蹟就湮相與捐囊橐審規制
鳩工庀材燿然一新又城東地脈窪陷得此亦足以壯
形勢其崇丈五楹凡十六甍甍子母約萬計高敞而深
不復以樓其旁有欄可憑可坐其額有丁仙遺蹟看鶴

古亭八字爲友人陳琮球書其經始也厥歲丁亥厥月
季秋功遂告竣友人盛立夫郵書槐邨屬予爲記予謂
修舉廢墜匡翼形勢非有志力者不能勝其任斯亭固
關一邑興廢之務又仙風勝跡足以歆動往來二三好
古之士陟其亭想其人未嘗不銜杯賦詩低徊留之而
不能去然則斯亭之構明月鶴影壯其觀山川地脉效
其靈文人逸士遊覽志其盛卽倦者息霖者避童稚亦
凭欄鼓舞不厭而鄭君之德且不朽諸君之勞其力捐
其貲以翼吾寧又眎鄭君有加焉邑人始事者王丈賢
卓盛君立夫翁君芟雲餘不能悉時乾隆三十四年己
丑九月四日邑人熊鎮瀾記

陂田河橋記

邑令 梁鳴岡

邑東三十里有橋曰陂田河橋其水則會雙溪魯溪梅
崖芭蕉原玉希洞以達修江修江固多險阻陂田河溪
水最巨而險勝於江上而寧州下而建德北則湖廣爲
往來衝衢車馬絡繹不絕得橋乃濟歲庚辰昇仁水災
予奉檄詣視道經是橋見功蹟甚偉心竊壯之越橋里
餘至余生鳴珂書塾詢橋所由成與踵相修葺者余生
曰向故無橋里人於淺灘中樹大石齒齒如鋸聊以利
涉然負者輿者往往失足傾仆不得渡春夏之際山水
暴漲橫流激湍滌洄上下篙師橫舟射利其間而遠近
尤困康熙初年有老僧以一肱穿鐵索募修立二石墩
尋傾不果成越數十年生員王翰余凌霄振鐸監生余
廷瑞張大士等慨然議修衆石爲十六墩架以石梁高

二丈有五尺長三十餘丈廣五尺凡費二千餘金而是役也經始乾隆丁亥九閱月乃告成功主修者余良卿余崇曾各捐金一百二十兩伙助者或數十金或數金不一蓋一時盛舉也橋既成余生又醮會金買產爲隨時修補計且再拜請予紀其事以垂不朽予謂成枉成梁不以惠得政傳賢有司執政琴堂精神常周閭里而是橋成於諸生去危險免舟楫萬民以濟濟矣且善其後歷久而不壞於戲何其仁也遂欣然記之時乾隆戊戌嘉平月四日

重修大橋河橋記

張 紳 邑人

昇仁鄉水之大者二東流曰西河西流曰東河東河發源於羊腸山之西偏羅坑東過小源又東過青壁西折至王家鋪又西會南流坂注雙溪南迤漚甘溪水復西折而至大橋河經龍口抵南灣與西河水合乃達修江東河所經凡九十餘里鄉人不呼東河而呼大橋河河向有橋頗宏壯橋因河設河遂以橋名其興廢遠不可稽至今得專名爲大橋河則人不忘橋河以橋重可見矣橋旣廢鄉人取大石百十爲砥卓立水中齒齒然人望而危之不敢展步歲久石欹勢益齟齬擔者昇者類多蹶仆之患及春夏水漲洪流沒砥則水能厄人人不能與水爭往往臨河而反感嘆大橋之所以爲大不幸而廢於今也文學劉君廷與夏君曰瑚毅然以重修爲任而上舍劉廷蘭熊輝各捐百金爲主修乃伐石於橋側之山未及尋得佳石堅潤而文與凡石異衆皆喜曰

天所以玉成斯橋也不煩轉運而事省功多豈偶然哉於是踴躍捐貲經始於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至三十三年春三歷寒暑而橋遂成橋長二十有五丈濶一丈五尺高倍之爲水門者五約費二千餘金仍稱大橋抑吾聞泉州之萬安橋長三百六十丈斯橋其懸絕矣奚以大名顧蔡君謨以名臣之望太守之力檄海神而告以期何難動施者而宏其績劉夏二君爲文弱書生經費督工不憚風霜跋涉之勞遂告成功若此則雖不及萬安而勢實較難利亦甚溥卽謂之大橋固已大於武之橋也後之人時加修葺永久不壞異日卽爲古大橋又何媿焉是爲記

重修文廟外泮記

進士 徐日言 奉新

文廟前數百武有橋曰玉印其廢已久辛巳歲邑紳士遷櫺星門距戟門數十武繚以墻垣近溪又十餘武後議伐石成橋以復玉印之舊而資費不給翁君維品聞之慨然以爲己任費百餘金橋遂落成前任廣文歐陽先生有記翁君有孫名蘭予友也予遊豫寧與蘭叔父顯祖登玉印橋溪水澄碧自西入東匯修江爲縣治鎖鑰及至文廟西廡讀歐公記云翁君以艱難起家踴躍好義力所能爲權輕重而出之以視溺浮屠貪福田利益斤斤於不急之務爲何如也予撫摩珉石輒流連諷詠者三越歲己亥豫寧纂修縣志重新文廟費萬餘金類皆慷慨樂施洞識大體者相與從事而玉印橋議遷文廟之左濬溪淮流爲外泮是豈形家之言足以禍福

破人慳囊哉會記顯祖與予言曰人情徃徃負氣節吝
施予一二年少統袴之子輕十金如一銖及簞食豆羹
形諸顏色是皆未識其大者予先人以此語勗予久矣
蘭曰足下與予讀書新建砥園書院時予先祖已去世
七年矣今改修玉印橋予叔姪不惜百餘金以成先志
且爲文廟壯內外之觀予叔姪又曷能辭此蘭札予
爲記云云而予思友朋聚散之際貧富盛衰之感先後
繼述之賢豈非以其人哉予得與翁君叔姪爲友翁君
得子若孫爲後邑盛舉又會逢其適予雖不文而謂能
已於言耶顯祖字芟雲大學生蘭字于谷邑廩生

新洲記

盛元績 邑人

修水自分寧縈紆數百里趨豫寧上游西行越梅瀾東
北流至四望山稍折爲龍潭奇崕怪石磊磊然復東折
過縣治南不灘不波黝而深袤而直帆檣上下南北競
濟泊岍不上數武遂入城乾隆 年水勢漸趨岍南城
麓隱隱有沙渚浮出渡者繞映川門始克達岍後一二
年小石錯落如星又一二年大石鱗鱗然如結如砌蓋
所謂新洲也余童時登屏山樓望西南春漲滾滾東下
及長訪諸故老悉不見江水逶迤環抱如今者又洲勢
縱橫可列數百井距西南城不百武汎洲新洲離離對
峙以衛縣城斯亦奇矣形家言曰水流巽方女星不足
前邑侯董公疏之淪之塞之防之若儲若築績用弗成
而今乃繼長增高不藉人力以爲之豈非地勢之靈哉
予曰不然豫寧之士淬勵濯磨後先鼓舞以應

聖天子作人雅化則是州之昔無而今有也其於人文有屬焉抑余讀柳州諸記山水文章之勝點綴如畫而予雖不能文一時遊屐所至睇西嵯望獅石春鳧飛去秋月橫江誦山谷菡萏之句和魏公四望之詩輒流連洲上不忍去也是不可以不記壬寅春正月盛元續蒼林記

瓜源記

舒素

距邑之東南八十里曰瓜源山盤旋而西水橫亘以北豫寧地勢至此若關鍵然初由三碕逆入盤紆屏護田園繡錯溪水綿延自中出橫堵引流非奇旱不憂先君子詩曰吳峰之外居民稠活活陂塘歲有秋蓋謂此耳野盡入瓜畚口兩山牙錯如閉戶狀有峰曰吳王峰世傳孫鍾堊父巔有鐵塚罅其中好事者爭持炬以窮之其下懸嵯千仞怪石齒齒昔人位塔以鎮之循嵯劈磴斷續不倫棧道弔橋此爲最險至今石壁字刻猶存焉下磴二三里步夔夔作搥鼓聲南折勢忽平行村舍籬落野店成市舊志所謂孫鍾種瓜處也又十里入合港一山中劃源分西東由東源至江家橋爲江萬里先人故址有讀書臺晒月嶺其西源則仙嵯篁山之靜明堂旁達西瓜寺雪仙山兀律嶮巖五丁無痕是謂神域居兩源者田隘而山稠種植收穫與平疇異山行數十里至武陵岬危峰大麓望如天上高不可及忽忽聞翠微歌鼓自水中出篙師乘木筏縱橫自如倘所謂桃花流水杳然者耶柳子曰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然某也生長斯土瓜畚徘徊以爲境盡而詎知此中洞壑乃如

此也作瓜源記

黃陂堰記

邑令包必明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功之大小遠邇有不可沒者悉采風焉庚辰夏予臨村庄課農事四鄉望雨甚殷唯大田溝澮盈盈禾苗秀碩叩之耆老曰有堰名黃陂長墅發源分流六社溉田千餘畝皆藉吾鄉盧君之力也盧君諱大舉以明經授州同知有遠識慷慨好義丙申五月大水堰圯衆以樹藝爲亟盧君獨任之堰修舉如初復倡輸勸捐置田三十餘畝垂之久遠計租以修補焉歲立堰長一人司其事四十餘年旱澇無慮坐享豐登皆盧君之力也已卯五月長墅蛟興堰復毀時君已故莫能施其力君仲子全迪相度形勢擇巨木爲欄十五虛其腹飽之以石倚岍填土堅其衛得以共慶安瀾盧君父子固不自以爲功吾鄉實戴其德嗚呼堰陂水利關係農功盧君德濟桑梓功資政治實可與斯堰并垂不朽矣君季子琳自山東平山衛假歸款見以治堰并捐修文廟事丐予爲記盧君尙義敦文捐千金修建大成殿尊經閣已經方伯彭公記其事勒之貞珉固無俟余言而其治堰之功不容泯沒因憶耆老言書之雖愧不文聊以誌其實云時乾隆二十七年歲壬午季夏知武寧縣事包必明撰

重修學宮玉印橋記

教諭歐陽博

武寧前臨修水城中有溪發源神童山由西水關入城踰臥象看鶴諸橋出東關以滙於江有嵯峨撐空竦然

中流之上者則學宮也宮前有橋跨溪曰玉印久廢歲辛巳邑紳士以宮基稍隘不足壯觀瞻樹屏近溪遷戟門于故屏繚以垣垣外培土高二丈橫丈之七縱六丈有奇次新廟廡不數月而規模恢擴煥然改觀矣復議濬溪匯流爲外泮架石橋以復玉印之舊而經費不支非得有力而好義者難以觀厥成邑耆翁君維品聞之毅然爲已任費百餘金而橋遂落成予來鐸豫寧諸生進而請記於予予維人之用財一也所見者大乃能於義之所在而爲之彼輕財好施而不足相引重者由中有所惑用之非其地耳翁君艱難起家獨能明達大體本其力之所能爲者踴躍趨事又出於心之所甚樂視夫溺於浮屠誘於福田利益斤斤于不急之務者其相

去何如也橋成未幾而翁君下世厥子上舍顯祖復捐數十金以資學宮修葺費孫蘭從予遊亦醇謹肖乃祖風蓋皆能繼其志者予嘉翁君之好義從諸生請以記于珉後之覽者其亦可以興已時乾隆壬午季冬安城

歐陽博記

重修文廟記

楊光斗

我

皇上克紹

聖祖

神宗之德昭宣文教海宇雍和郡學縣學廟貌崇隆規制協一

維春及秋典禮嚴恪豆鼎鐘彝細大懸存罔有闕失武雖巖邑霞蔚雲蒸菁莪泮藻後先英發南國籍籍艾城

千尺廊分芙蓉練垂修水上下紆縈七百餘里靈氣鬱
盤乃秘乃洩仰荷

至聖澤被窮僻伏思

聖天子巡幸闕里

天章渙汗多士鼓舞刮摩耳目乃瞻樞星石表禿兀乃望戟
門檻欹桷斷殿廡隘塞垣墉傾圮因仍舊貫曷饗

聖祀我邑侯 梁涖武十載士民熙熙百務具舉一日召紳
士集明倫堂曰文獻學校兩者闕一不治其責在予爾
紳士尙飲予所不逮贊哉襄哉歲己亥重輯邑乘庚子
稿成呈覈給梓壬寅乃竣厥功先是許戎臺涖武素精
形家言及謁

文廟曰祠廟參差陰陽亂動靜淺深縱橫尺寸悉不如法
邑侯聞之曰嘻會逢適也作合天也予與多士且晚焦
思以謀盛舉卒不能作而今乃治事有人也汝多士曷
哉於是邑紳耆上書邑侯卜日治

文廟事邑侯曰合治分治厥功煩厥費夥始之終之唯汝都
人事諧予觀成焉八十老丈貢生潘崇桂曰大成殿土
木之役吾一人任之僉曰可潘君倡義予鄉市曷敢不
勉厥後東西兩廡則昇仁安樂鄉司之貢生洪謙王子
音生員張翼南張明遠李趣堂夏曰瑚劉光朝安樂監
生李吐芳爲董事者戟門及名宦鄉賢兩祠則上南鄉
理之貢生葉煥文生員羅應權張璘熊飛夢張濱監生
鄒翰爲董事者崇聖祠則監生羅彥丹輝耆民余海士
輔葺之泮池則下南鄉職之副貢李葆光生員陳光國

董之忠孝節義文光諸祠則耆民田懿年儒童萬和文
學張達源爲之生員盧觀海費冠武黃州衛盧鰲董之
垣墻則順義鄉營之貢生熊鎮瀾生員周芳棣楊蔚監
生余鍊臬書劉錫珩童生鄭學遠黃卓倫熊應瑞董之
石坊則監生程祈川雷尙樸雷鐘鳴車朝選立之明倫
堂櫺星門儒學正齋及雜役小工之類則志局輸金應
之儒學一門則四十都經之衆生童與耆民董之外泮
則監生翁顯祖廩生翁蘭易之新之尊經閣如舊弗遷
而是役也寬廣軒豁巍峩矗雲丹刻離奇金碧掩映大
成殿也費千緡巨采細楠鈎拱懸星錯落成文以大屏
翰之觀戟門也費七百緡鏤嵌扉崇厥趾曲檻回廊虧
閉風雨東廡西廡也費五百緡池爲泮爲橋爲琅玕費
二百緡石坊爲貌爲象其上爲梁爲蓋爲蓮蕊頂費三
百緡獸磚鵲瓦印泥刻象磨礱成巧範合成奇周遭廣
袤約千步爲墻爲垣其左右爲耳坊費六百緡柱礎離
離檐楹四面扶輿干霄磅礴匝地爲魁星閣費五百緡
其餘規畫位置爲輔爲理爲小爲大爲分爲合爲諸祠
爲一門爲外泮凡費數百緡而是役也舉之難舉矣成
之難梁公督翼於上多士奔走之率職於下凡五載乃
克有成可不謂難哉可不謂難哉邑侯命予爲文記之
予懍怖悸慄者屢日不獲以不文辭勉強有紀且重言
作頌曰

郊格

廟饗我

聖天子穆穆皇皇辟公駿奔躋躋踰踰我武巘疆柳岱峩峩
修水洋洋

聖澤淵涵多士賓

王左遷

文廟卜云不臧乃謀右遷規畫用長琴堂之西玉枕之陽旦
復旦兮日月重光戎臺有許邑侯有梁文獻學校治具
畢張乃羅厥遺乃補厥亡邑志告竣縹帙緝囊闔邑紳
耆謀議曰同鼎新

文廟儒克有宗乃度厥材乃相厥工乃繩乃直乃馮乃崇乃
斤乃削乃磨乃礪載丹爾石載漆爾松於赫

聖宮春颺融融髦士雍雍鼙鼓夔夔執事恪恭遂陳俎豆馨
香其中

是役也梁公董其成多士治其事而兩齋羅公啟華廖
公錫爵兩衙何公焜高公騰管公型承並與有力焉時
斗與盛元績盧金鏡余鳴珂洪謙盛翼余光廷方煥費
冠武黃州衛諸君設局明倫堂同治邑乘實倡爲此舉
例得並書因附紀之以補前記所未及云水園楊光斗
井跋

南澣重修太保堰記

邑侯 梁鳴岡 翔軒

予蒞武之十年南澣紳士上書重修太保堰卜日鳩工
治事予嘉尙焉太保堰者前邑乘紀載特詳其源出巖
陽山其流滙修水其故道淤塞不治距今已數十載矣
豫寧固巘邑山峻削而水馳驟高原爲池爲塘以利一
隅表坂巨落烟火千家土田萬頃則沿溪爲高堰爲深

陂灌溉不竭比年以來楚人來武畊山斬五圍木剡十丈崕伐鼓種玉蘆久則岍谷陵洞變遷水湧沙石以出入溪渚軋陂堰有力者疏之堵之俾弗壞而予嘗至石獲洞禱兩望嚴陽諸山嵐橫烟斷高崕飛瀑萬餘丈始知太保堰水源所自出者遠也南澣距縣治不里許磨礱丁山綉壤交錯士民安業治生不佻不弛今春祀南壇過原上溝洫盈盈汨汨分左右流父老子弟遮輿顧盼欲有所言予詢之父老稽首再拜上言曰太保堰自客歲冬十月鎚幽鑿險平視道甕門嶙峋怪變不得過者數十丈一線蜿蜒而下溉田六百畝費凡三百緡有奇今已竣工欲邀父母大人一言以寵之言矣列諸貞珉垂之允久水利所關紀人志乘後之覽者繼繼承承不忘所自則拜賜多矣予曰可父老懼忤以退而是役也生員候選干部舒承芳生員張大煒耆民盛學鈞居士盛學隄盛賡壽爲董事者予愛渠留心水利可型方俗故記

種玉橋記

編修朱絨章甫

由縣東南行五十里底蘆田有石梁偃然於溪上名種玉橋溪水自僊壇源蜿蜒曲折行十餘里經藍田東北出三碕灘藍田當孔道商旅遊人之足跡符牒傳遞使者之往來靡不道種玉橋者前此架木爲梁春夏水暴漲瀾漫洶涌滾滾不可過橋穀撞於洪濤怒捲中鈕解柱奪而俄頃敗矣遊者事迫日短徘徊於溪岍不得去時或焱風驟雷霆震蕩斷魄銷魂里門夜闔星月雲

迷林栖未穩山鬼噉嘯當斯時也則有孤客窮途感極而悲不自知其意之蹙縮也及伐石爲種玉橋成東南行者安軌徐步無潰陷衝突之虞至今五易歲矣橋縱約之八尋有咫廣三尋高縱之半參其水而流之費白金三百兩有奇經始於乾隆三十四年孟春月落成於仲冬月造橋者一齋先生盧君耀也癸巳之歲絃訪令嗣文學君兆明於環碧堂而先生則已謝世文學君間爲絃道其始末屬爲文以記之橋稱種玉者因藍田之名而傳之也

遊石鏡山記

余鳴珂

邑之東有觀風山去余家數里其巔平端軒豁橫亘如屏其左則爲石鏡山余嘗與甬江謝耻齋同邑盛季子陟觀風之巔俯瞰諸峰如兒孫溪谷樓臺隱隱如線如豆二公乃蹶然長嘯曰可以觀風矣然猶以未探石鏡之異爲缺然也越三日偕二公遊石鏡山沿小溪而進石鏡壁立逕東高廣不踰一丈其下泉水溶溶然上則懸嵯峭壁白雲自隙中生其前則竹樹陰翳梵宇離奇形影錯出一一如鏡中觀幾忘其爲石也昔柳州云目謀耳謀心謀而余今日之遊曠然而靜窅然而虛其神又不知何如也耻齋曰觀風高矣石鏡淵涵萬象森然瑩然晶晶洞洞山川靈異之氣磅礴光怪一洩於此而予覽邑乘文人學士過而遊者竟無文以傳何也盛季子曰吾擬作長歌以紀之予曰記之則是遊也非茲山之幸歟故記

重修南宋王進士墓記

梁鳴岡

乾隆三十六年冬十月王生勳子音持其遠祖松濤公行狀伏蹠而請曰先人官南宋其出處邑乘不詳近重修墓表得其概於碑版中將風雨剝落是懼愿乞吾明府一言以爲光寵余惟發潛闡幽表前哲以勵風俗邑宰職也其曷可以無言案公諱念安字悅卿號松濤以明經第宋紹興十八年進士歷知樂安盱眙武岡諸州邑所至有聲而盱眙尤著公生平讀書以躬行爲本故其於政也一舉而措之農桑學校興利除弊有補於國脈民命者皆次第舉行江湖間咸頌其德當其時宋以播遷之餘版圖日蹙而公位卑職微雖欲一展其才而不可得矣遂挂冠歸里卜築蟠溪託山水以自娛自紹

興成進士乾道遷溪南中間纔十餘年於嘉泰元年卒蓋四十餘年而公竟以蟠溪老矣公裔明秀才聘臣有狀云公任盱眙時民懷其德吏畏其威蓋實績也又謂公有濟時畧惜不傳卽其幸而傳者亦簡矣然猶幸碑版僅存得此甚簡者以想見其爲人也公塋龍泉之左蟠溪嘴亥山已向建昌翰林熊倬撰志公之先爲晉司徒王導九世孫奕從金陵烏衣巷遷武寧若溪奕生達勉達勉生觀文觀文生實越二世而生公公於王爲琅邪裔此舊碑之所可稽者今二生追遠之思上溯五百餘年營石於原塋衣冠之地而重修之猶且尋公之軌以燦於文章其尊親敬祖爲何如詎不足以風邪余心嘉之因書此以慰其意

重建魁星閣記

邑令石讚韶儀亭

武寧介吳楚之脊水匯東南中流而分注蠡湖澎湃肆大所謂修江上游者是也而江郭民廛悉皆依山爲障臨流爲池無高阜大澤曠途絕險爲之隘余蒞茲土下車伊始憑眺縣基形勢其西北蜿蜒聳峙者若屏若髻若螺其東南流水之處無高山峻嶺爲之扼塞所謂地戶宜補者是也而泮宮縣署適當其中前紳士植木構亭建閣於

學宮之右非以壯厥觀實爲培文風起見余釋奠於學因見學宮殿堂門廡燦然可觀獨魁星閣危聳於明倫堂之前望之似覺逼壓有面墻之慮又非所以振興學校且按之方位猶未協矩因顧諸紳士而謂之曰此闔邑人文之所係也諸君欲因之乎抑欲創而新之耶因則局度逼隘未足以協大中之規創則相地經營始足以昭文明之治昔賢蓋未之審也於是集陳生毓江費生冠武共謀是役捐廉創修卜吉於城之東隅拓其雉堞爰立閣以爲象余嘉其志之適合遂屬二生董理其事厥土燥剛厥位面陽鳩工庀材越月而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事之興非興於興之時貴於有所能繼斯舉也非余好爲改步冀博一時之譽望凡救弊補偏重士愛民皆守土者之責何敢讓焉他日毓秀鍾靈文明蔚起後先輝映是所望於同志

石鏡洞記

邑令石讚韶儀亭

巖陽山麓有二石中空而多竅與溪澗相潑洄晶瑩秀

澈東流匯入修江形如鑊然因謂之石鑊洞或曰是地也幽迴峻峭壁立絕壑世傳隱者善信結廬處云是二者余聞而未之見也夫物生宇宙苟有可觀卽誌之非必其爲怪奇偉麗卽石巖邃谷寒泉細溜有可以致其用何不可作名山大川觀哉今夏苦旱民方以爲憂設壇祈禱經旬而大甘未沛因稽縣志有宋前合禱雨故事又聞前合曾傲其行余與同官虔誠齋戒禱于其陽出郭行數百步如火烈欲憩未能也逶迤繚曲而南隱隱雲中起心竊奇之俄而羣山吐陰衆川隱曜空濛有象昭昭矣遂與同人徒行攀藤蘿歷崎嶇尋至其所靜氣凝神覺清冷逼人恍乎若山靈之來告始識向所謂竈泉飛仙者非誕風物固殊焉於是焚香祝禱禮成甘霖饒野隨車而應低徊久之不忍去且境未經閱歷詎知上下千百年流傳臆信其有得乎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靈石鑊之傳得毋類是是無以無述惟謹誌其神靈感速與夫官民憂勤爲茲邑幸也維時都關張君雲鶴廣文羅君啟華職員張君居桂費生冠武是皆同余共歷其事者

儒學門記

石讚韶

有門翼然於文廟之左曰儒學門四十都士民所建也先是其地爲周氏祠右廂所逼無可門凡謁膠庠者由街折巷境頗局隘廟旣新殿廡宮牆一時備美而從入之始觀瞻不肅執事者每徘徊焉都之人以重金購周祠左廂民屋三棟之地將撤而爲門予下車相之以爲

不可詢之都人乃知其購左者意在易右謀適不成也
于是召周人董勸之易厥券乃大協撤其祠右之屋豁
然以寬經始乙巳落成丙午都之人鳩工庀材爭先踴
躍爲門凡十二楹高二丈有奇廣袤如度大棗細栢以
漆以丹門外砥石爲階道凡三級階外平行停輿駐驂
綽乎裕如矣旣成都之人言於予曰民之自閩自粵東
自省之贛入籍者合爲一都土著以來安敦獲吉頃附
急公之例竭數十家之力捐費重貲左右遷移勉成斯
役猥欲得予一言以紀其實予旣愛都士民之好義又
念是門爲學者所從入附美富之地不可無嚴正之觀
今乃煥然一新示人以寬廣軒豁庶幾圍橋觀聽出入
是門者顧名思義涵養於學問以躋古儒行之林謂非
蒞斯土者之厚望歟因爲紀其始末爲都人勸且爲邑
人勸也

重修

石讚韶

武廟

城隍廟合記

我

皇上御極之五十五年游宇晏然人物恬熙蓋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矣

聖天子敬

天勸民懷柔百神自京自內外以至於山陬小邑罔不勅司

土者祇肅明禋於以彰教化而資保障焉豫寧古艾城
也唐長安中置縣而武寧以名凡厥祀典後先具舉縣

西數十步爲

文廟重修於乾隆壬寅癸卯間殿宇黻序煥乎可觀縣東數十步則

武廟

城隍廟在焉 武廟之制奉文構於雍正初規模隘陋

城隍廟舊在縣治西今學宮地雍正元年前縣令廖改建於今所經今皆數十年久且圯矣余以乾隆癸卯承乏茲邑兢兢於所以治民事神者顧以成民而後致力故未議也越四歲戊申邑事稍稍就理乃進紳士而諭之曰神者心之靈設以立教而俗之淳偷以及吉凶豐歉之故皆係之 武廟以祀漢髯將軍忠義表也 城隍廟地元社屬俗所稱冥司也廟屋不治恐靈之萃者或

渙乎曷謀所以修之一時人士翕然響應商經費量功庀材惟恐後未幾余適奉檄攝金谿篆蓋匆匆垂厥緒而去而紳士亦悵然失所爲督率者及今孟秋復還茲邑余固願踵事勿棄基緒首事亦踴躍續前績奮迅倍增不數月而 二廟同日告成亦如 文廟之煥然一新是役也經始於乾隆戊申八月落成於庚戌仲冬蓋三歷寒暑云夫宰邑者有宰之正務余學古入官其敢以是區區者爲太平潤色以一椽一椽一瓦一石之需堂室楹庭前後廣袤之度爲竭心膂以經營哉惟余三考蒞武風夜祇惕思懋績以答

皇猷恒懼不勝竊喜一時神人悅豫穆穆熙熙而余得以從容有事於斯是所幸也余又維武俗儉樸勿縱淫祀祠

仙佞佛是以肅恭於思義正直之神不懈也人心之靈著于象教民風可進於隆古也抑心之靈萃神之靈昭將必爲之禦災捍患錫福降祥於無旣也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詩曰彌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二廟固藉前乎此者余因得所藉手而諸紳士之勤勞胥不容沒爰著其顛末鑱之於石十鄉董事程式余鳴珂費冠武楊載歌陳池陳毓江林雲方煥盛拜颺葛咏周翁顯祖陳淮夏雲龔聯奎舒承芳余謙光邱蕙蘭熊遇周李廷恩余焜邵光宗章選青蕭承讓余一棟張鴻翥盛飛騰例得附書是爲記歲在上章閏茂復月日

